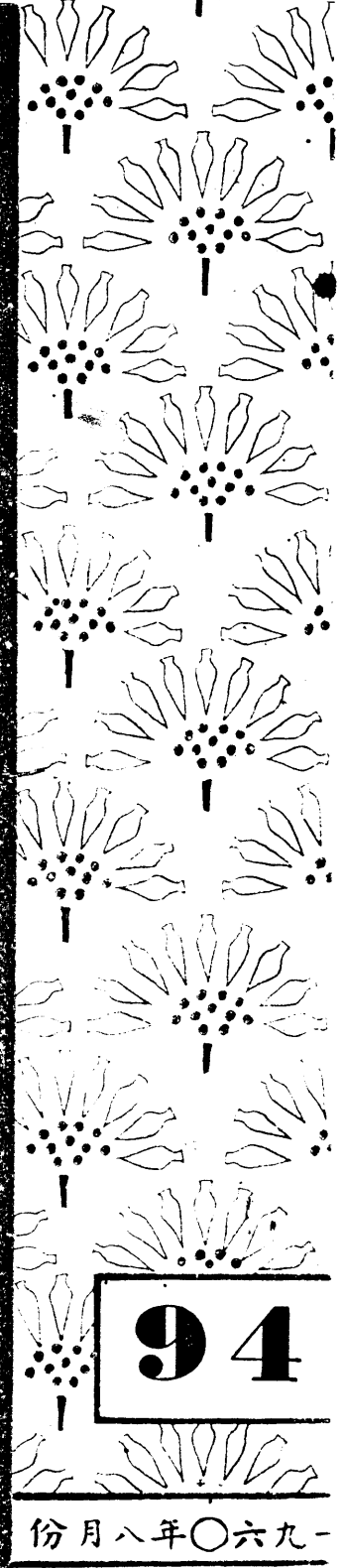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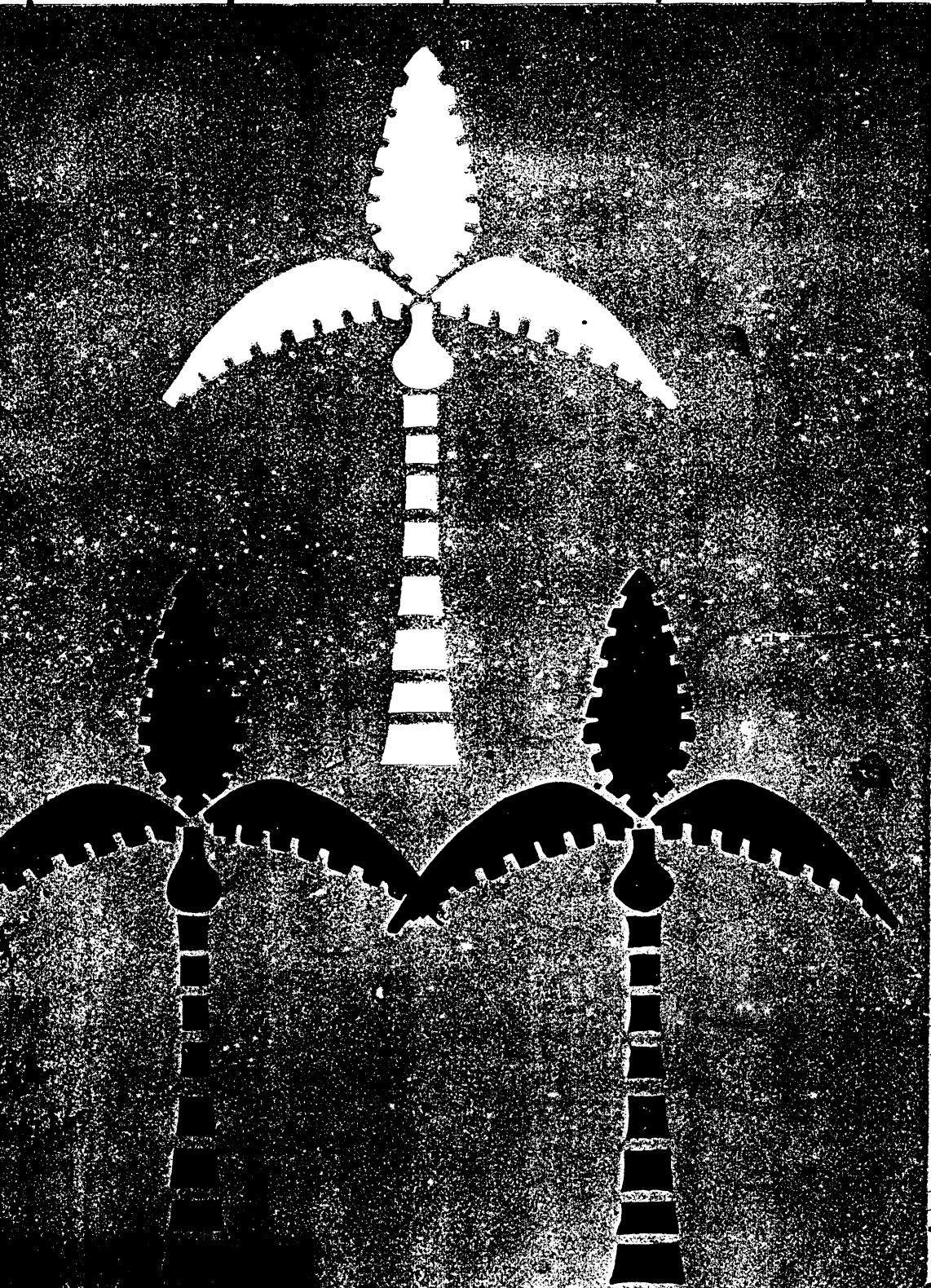


刊月 風 蕉



94

份月八年〇六九一





獻書者：
沈美正

日期：

17/3/2000

編者的話

在今日的世界商場上，廣告已成了一門重要的學問。據說最新的一種廣告術，叫做潛意識廣告，能使顧主在不知不覺中購買那一種貨物。可是做文化工作的人並不懂廣告術，我們只能老老實實地埋頭去幹，讓讀者來欣賞我們的工作。

目前，青年朋友對新詩有着強烈的愛好，差不多在十個愛好寫作的青年朋友之中，就有八個會經涉獵過新詩。這種現象，無疑是值得鼓勵的。然而新詩在今日是最沒有榜樣，最沒有模仿對象的一種文學體裁，所以很難寫得出色。因為這個緣故，作為一份純文藝刊物的蕉風，就應該負起一點責任來。對摸索着的青年作家提出一些意見和忠告。縱然不見得會因此而造成幾個漂亮的詩人，但提供一些意見總不是壞事。此外，蕉風也可以借這個機會，對於外間對蕉風的許多善意的批評（關於新詩方面的），表明一下立場。

蕉風編輯部人手不多，而近來投稿的青年作家却愈來愈多，因此已錄用的稿子難免要積壓一些日子才能刊出。有些應該處理的稿子，也會延遲一些。這些事都要請大家原諒的。

蕉風想加一點篇幅，已是很早的事了，可是因為成本高，定價低，所以一直都在考慮之中。本期因為翻了一個專輯，我們就增加了四頁的篇幅。不過以後是否仍保持這樣的篇幅，我們實在沒有把握。

本期最值得一提的事，就是有八位出色的青年作家來參加蕉風的園地，他們的名字是魯莽、史靈、靛磚、莊牧、林方、林雨、汀白萍、若賓。相信他們將是星馬未來大名鼎鼎的作家。

八月份逢到學校假期，因此我們想把出的日期提早幾天，以便在校的同學可以在假期裏得到一個朋友。在假期裏，我相信青年朋友甚麼也不缺少，如果也有足够的精神食糧的話。在此，蕉風同人謹祝各位假期快樂。

本期目錄

編者的話.....編者(封二)	開門見山的怡保(散文).....林方(18)	
橡林裏的夜聲(散文).....魯莽(3)	自剖(外一章)(散文).....林雨(19)	
驚魂的一夜(小說).....史靈(5)	聖地之歌(詩).....汀白萍(19)	
塗寫的孩子(插圖).....薩尙(6)	聖·德魯塞(插圖).....波尼尼(19)	
篝火(詩).....方山(6)	布穀(詩).....華滋華斯(20)	
當你走後(詩).....白堊(6)	◁新詩研究專輯▷	
走失的雞子(小說).....黃華(7)	從新的本質看新詩(論文).....馬放(21)	
插畫.....該圖·雷尼(8)	足跡(外一章)(詩).....若賓(22)	
午安·我愛(散文).....安東尼(9)	戴藍帽的人(插圖).....薩尙(22)	
青春的歡唱(詩).....黃亮(9)	給一個青年詩人的信.....黎爾克(23)	
妹妹下坡那天(小說).....麗磚(10)	聖·安妮絲(插圖).....安德烈·塞都(24)	
無邪(插圖).....簡·葛羅士(10)	在檳城渡輪上(詩).....林蕙(24)	
走親戚(散文).....張兆(11)	插畫.....根斯波羅(24)	
等待上帝的真理(小說).....托爾斯泰(12)	新詩的前途(論文).....林以亮(25)	
山湖寄簡(散文).....王嬌(15)	蕉風對新詩創作所採的立場.....編者(25)	
露營的晚上(散文).....莊牧(16)	千頭萬緒話新詩(論文).....林晉(26)	
無名橋(散文).....唐牧(17)	公開的覆信.....編者(封四)	
	先知何西阿(插圖).....沙琴(封四)	

附中篇小說一冊

獵虎者.....黃思騁

橡林裏的夜聲

· 魯莽 ·

一個不習慣於城市生活的人，當他在昏沉的深夜裏被窗外的聲響擾醒，清晰地聽見由遠而近狂馳的車輛、人們的喧囂聲、粗啞的午夜叫賣聲夾着清脆的竹梆，煩囂地震撼着夜的靜謐，他會想起靜，想起生活在橡林下的恬靜的夜晚。

在過去二十年的歲月裏，我曾經讀過許多歌頌月夜的詩篇，描寫叫賣聲的散文，以及詛咒城市夜晚的罪惡的文字，使我對城市的夜晚留下一個醜惡的印象。至於橡林裏寧謐的夜晚，始終沒有人提起過，是不是橡林裏的夜晚不值得描寫呢？也許，在一般人的腦海中，認為橡林下的夜晚是平凡的，沉寂的，像一泓沒有微瀾的死水吧？但你可知道：在夜幕低垂下，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在向夜傾訴心曲？那些有聲音的虫蟻鳥獸，以及沒有聲音的花草藤樹，都在用數不清的各種言語，把心聲傾訴給夜神？

我是生長在橡林裏的孩子，蒼鬱而廣大的橡林哺育了我整個的童年，培育了我愛恬靜、愛神秘夜晚的天性。我的家就搭在橡林邊緣的丘陵上，門前有幾棵高大的橡樹，直刺着空茫深邃的藍天，右邊傍着一片蒼鬱廣大的橡林；從我的小屋那扇長形的窗子望出去，便可以看見一棵棵筆直的橡樹，井然的排列着，由窗邊直伸到遠處，儼然像檢閱台下的隊伍。許多年來，我都喜歡用喜悅的心情，聆聽夜的私語，虫豸的吟唱，有時我還要從林子的這一端踱到那一端，踩着深厚的枯葉，探訪每一棵酣睡的橡樹，諦聽臨近溪流的奧

妙的天籟。對於這些屬於夜的，沾染着自然氣息

的聲響，我都一感到興趣。橡林之夜的情調是寧靜而神秘的，一切擾人視聽的嘈雜聲，在這兒都聽不到，但並不是你所想像的飽和恬靜。當黑夜踏着脚步悄悄地蒞臨，那黑影緊緊地擁抱着每棵橡樹的時候，蘊藏在蒼翠葉子下的綠色小蟬就噤住了嘴，不再吱吱的歌唱了。在片刻的沉寂中，整個橡林裏的氣氛彷彿都改變了，而輕風和綠葉的喁喁細語替代了它。此刻，一個奇異的感覺會突然把你攔住，教你靜靜地豎耳聆聽，彷彿這些微妙的聲響裏，包藏着夜的秘密，包藏着珍貴的啓示。

屬於夜的虫豸，永遠是夜神的得意歌手，喜愛閃閃縮縮的佔據在林子的每個角落裏，爲愛情，爲抒洩心懷盡情吟唱，高、低、細、疾，組成一支動人的夜的主題曲。像夢囈一般，每個音色都能使人踏進優美聖潔的境界，鉤起一段柔情的遐想。身體魁梧，顏色黑褐而光亮的大蟋蟀，背上有着兩片透明的薄翅，聲音宏亮雄壯，是傑出的激昂歌手；牠們機警地隱伏在自己的小洞穴，躊躇滿志地高唱，一個音調高過一個音調，嘹亮穩健，期望壓倒對方的聲勢，挑動異性的芳心。深藏在草叢和枯葉下的小蟋蟀，身軀孱弱，腿上和背上刻有黑色的斑紋，牠們永遠是不甘寂寞的，也奮勇的參加演奏，組成一支微弱短促的旋律；而停駐在葉蔭下，身披兩片翠綠長翼的小飛虫，態度瀟灑文爾雅，也熬不住心頭的寂寥，連

合其他弱小的虫豸，啾啾地吟唱起來，巧妙和諧地給橡林底夜晚增添一個旋律音符，像羅門格奈中的詩人在月琴上彈奏西班牙的情歌一樣，震撼着人的心弦，從黑夜唱到天明，叙述着一個神秘的故事。

我常常這樣想：在一個樂隊的演奏中，是絕對不容許有不和諧的聲響存在的；要是混雜一些不和諧的音韻或刺耳的聲響，整個樂章的優美旋律便無形中被破壞了。但夜裏便是這麼的一個可憎的傢伙；牠是烏鴉的孿生兄弟，那鬼哭神號的哀叫，淒厲難聽，陰森森的帶着怪氣。我自小就討厭烏鴉的哀叫。那時我才七八歲，自己獨睡在一個空曠的小室裏，和客廳相鄰，隔着一道狹長的甬道便是祖父的臥房。每晚臨睡的時候，祖父便要我先把「三字經」誦讀一遍，讀一小段剛教的「增廣賢文」，然後他燃起煙斗，講述一些家鄉土匪殺人的事蹟，間或穿插一些鬼鬼怪怪的故鄉事，又緊張又恐怖。我常常聽得眼皮疲憊枯澀，沉甸甸的老睜不開，等到實在沒有辦法支持了，才心甘情願的帶着恐懼的心情溜回臥房，緊緊的把被蒙着頭，瑟縮着在驚懼中昏昏地睡去。那知半夜驚醒，老是滿頭熱汗，口渴異常，便掀掉被窩想起來倒茶喝，猛的聽見窗外「哇哇」的叫聲，彷彿鬼魂的喊叫，震破午夜的死寂；而桌上那盞昏暗的油燈，那裏邪氣的幌動着，牽動板壁上龐大的黑影上上下下不斷地搖擺。祖父講述的故事立刻在我無知的心靈裏復活了，心頭不住卜卜地劇跳，趕緊縮回被窩裏，連口渴也忘記了。

二月裏，橡林染遍了枯黃的色彩，枯葉開始紛紛飄落，凋零了，只剩下那些光禿禿的枝幹，密麻麻的直刺着高遠的藍天，橡林不再有任何的掩飾了，赤裸裸地承受太陽的曝曬，月光的愛撫，星星的冷嘲，浮雲的憐憫。夜裏不知從那裡得到了這個消息，駕御着夜幕來了，彷彿一個惡作劇的弋遊者，在林地上空盤旋俯衝，環繞了好幾

個圈子，才慢條斯理地選擇較高的枝幹落下來，拉長喉嚨得意的「嗚哇嗚哇」號叫，一個音波緊接一個音波，緩緩地盪開去，揉碎膠林的靜謐，故意驚走人們甜蜜的夢境。但這種情形是不會長久的，當潛藏在枝梢上的嫩芽茁壯時，青翠的膠葉又漸漸地茂盛，每根枝幹都像一把把巨大的綠傘，團團的連接着，構成一片廣大的濃蔭，夜梟便失去了駐腳的地盤，很少再來騷擾了。也許是住處的膠林與山野臨近的緣故吧？黃昏的時候，常常有一種黑色的鳥兒，比鴿子略大一點，我也不知道牠們叫甚麼名字，我僅知道牠們是頂安分守己的，絕不會無端惹人生氣；牠們在膠林下徘徊飛旋，追逐夜遊的飛蟲果腹，在枯枝上歇歇腳，「咕咕」的歡唱幾句，招呼一齊到來的夥伴們，便匆匆的離去，消失在蒼茫的暮色中。貓頭鷹有時也會出現的，閃着藍色的眼睛，用陰險與狠毒的手段，踰和善懦弱的小生命，貪婪地大嚼一餐，還要自鳴得意的「嗚嗚」高唱，這大概是牠勝利的獠牙吧？

你聽過橡膠果炸裂的清脆聲音嗎？你聽過橡膠籽滾落在泥土上的微細響嗎？我想，那「劈拍劈拍」的爆炸聲以及墜落在泥土上的微細響，是屬於夜的，在單純的響聲中蘊藏着一種很優美的節奏。橡膠果樹炸裂是代替夜梟的哀叫而來的，彷彿悄悄的提醒你：季節在緘默中又轉換啦！是的，季節在緘默中又轉換了，可不是麼？點綴在枝梢上的紅葉凋落了，那一顆顆深藏在葉叢裡的橡膠果，沉甸甸地垂挂着，像一個個飽滿的蘋果，先前是不容易看見的，現在都明顯地暴露出來了。我猜不透它是自感孤單冷落呢，抑是熬不住強烈的陽光？橡膠果皺起綠綠的皮，自動炸裂，「劈拍劈拍」的把橢圓形的橡膠籽彈出來，從高高的枝梢直滾落在地上。在這個時候，住在橡林下的人，時時刻刻可以聽橡膠果的炸裂聲；尤其是在沉寂的夜裡，響得更清晰。夜來無事，不妨靜靜地依在窗畔，默數橡膠果的炸裂聲，聽

墜落下來橡膠籽在屋頂上滾動，從水槽裡射出去，想像着它已經跌落在草叢裡或深埋在枯葉下，你便會在這單純的節奏中獲得一份喜悅的滿足。

好些時候沒有聽過橡膠果炸裂的聲音了。記得最後一次聽到橡膠果的炸裂聲，還是上個月的事。那是一個西海岸雨季中難得的晴朗的夜晚，萬物都慷慨地沉睡了，沒有風，窗前玲瓏的代馬靜靜地懸挂着，屋子裡更加靜了，彷彿被遺忘在一個寂寥的世界裡。我無聊的咬着筆桿在淡黃的燈光下沉思，打算寫一篇筆戰文章，但是腦海裡的靈感倏地像澎湃的波濤，滾滾的湧湧起來，嘩啦啦的衝擊着堤岸，消失了，留下一些零碎的泡沫；倏地又跌進飄渺的境地中，在空虛的深淵裡洶湧，教我無從捕捉，無從收集。我索性擱下筆，推開鋪好的稿紙，開門走出去。

踏着泥徑上深厚的枯葉，我悠閒的漫步在膠林下，腳底下立即響起一陣「悉悉索索」的聲音，無端驚動了草叢裡的鳴蟲，紛紛的躲藏起來，暫時停止了歌唱。飽滿的圓月擺脫了雲霧的糾纏，散發着明朗的清光，被新吐的嫩葉飾成很多雪白的小圓點，稀稀落落的停留在我身上，繪出一幅斑駁的圖案。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清幽的氣息，神思頓時清醒得多了，暗自揣摸在這幽靜的夜晚，也許能幫助我發潛伏在腦海裡的靈感吧？為什麼自誇聰明的人類老喜歡躡躡在公擾的塵世，徘徊在罪惡的淵藪中呢？膠林裡的衣是那麼寧靜，是那麼悠閒，是那麼靜美，像生存在夢境中，不是那可愛的事嗎？為什麼人們不喜歡投進樸實可愛的自然懷抱中呢？驀地裡，前面那棵高大而向後的橡樹梢「劈拍」的響起一個清脆的響聲，緊跟着是幾聲細微的響聲從籬笆旁傳來，我知道幾顆美麗的橡膠籽誕生了，墜落在籬笆下的枯葉上。藉着明亮的月光，我輕易的在一片完整的枯葉上檢着一顆。啊！多美的形象，一顆圓渾渾的橡膠籽！我懷着喜悅的心情把它放在衣袋裡，暗

想這也許是最後的一顆吧？

帶回來的那顆光亮的橡膠籽，在案上的小玻璃匣裡整整放置了五個星期，我一直沒有再聽見炸裂的響聲，也許這的確是最後的一顆了。時間又是五月啦，枝梢上的淡黃色的小花，怕又長成一顆顆飽滿的橡膠果了吧？

在膠林裡的夜聲中，最渾厚雄壯的要算是風雨聲了。在夜晚聆聽膠林裡的風雨，也是別有一種風趣的，比如霏霏的細雨吧，輕輕地，輕輕地撒在葉頂上，聚成一顆圓大的水珠滑下來。站在林子裡，除了聽見清脆的淅瀝淅瀝的聲音外，是看不見雨的痕跡的，倘若粗心大意，還會以為是霧水呢！雨越下越大了，樹葉被雨打得沙沙作響，遠近的雨聲互相呼應，嘈雜的響成一片，掩沒了蟲豸的鳴唱，掩沒了一切夜的響聲，彷彿整個宇宙已經和膠林隔離了，遠去了。但你是否會想到，豪雨過後，冷漠的膠林裡又是一個活躍的世界？低窪的地方遺留着一泓泓的雨水，蟄伏在石罅裡的蝦蟆、蛤蚧、青蛙趁與活動了，閉閣唧唧熱鬧的歡唱起來，鬧個通宵不休？假若說蟲豸是夜神的絃樂歌手，你該同意的說法——蛙類是夜神的銅樂隊吧？

風向來是不肯輕易把心事告訴別人的，也沒有人喜歡聽她閃閃縮縮的傾訴；但對於住慣膠林裡的人，她是不會有絲毫隱瞞的，在你耳邊低低的細訴。當微風輕輕地溜過枝葉間的隙縫，膠林中像有無數的人兒在秘密地戚戚私語，講述一些不可外洩的故事；這些故事都是一羣可憐者的心語，是血與淚凝成的詩篇。

蟲豸啊，輕輕地唱吧；風啊，輕輕地吹吧，讓膠林裡一切的生命，都在甜蜜中睡去，在夜神的懷抱裡做着美麗的夢。

夜是一切的母親！

她賦有慈祥偉大的胸懷，默默地諦聽悲哀委曲者的哭訴，自滿的，狂妄的，嬉笑的，妒忌的，攪弄，和諧地編成一支悠美的旋律，蘊藏在靜穆裡。

驚魂的一夜

· 靈 史 ·

這是端午前的一個晚上。爸媽一早就送禮往姑姑家去了。弟妹貪玩也去了。姑母家在一個離此相當遠也相當繁華的城市裏，當晚爸媽便住在姑母家裏，留下我獨自守着這間孤單單的白錫屋子。

壁上的鐘已敲過了十響，不知甚麼鬼，今晚我心裏感到很煩躁，好像有甚麼重要事情一時想不出個解決辦法似的，我想是因為天氣熱的關係，便在這寂靜無人的膠園裏，漫無目的地躑躅一回。

回到斗室裏，放下了手電筒，自己動手弄了一壺咖啡。肅穆幽靜，原是膠園的性格，何況今晚這裏又少了爸媽弟妹幾個愛談愛說的人，因此，屋內屋外顯得寂靜異常，連樹落葉的聲音也清晰可聞了。

我是個愛靜的人，環境愈是清靜，我的心也愈是爽朗。因此，在這樣謐靜的深夜裏，不但不覺得靜的可怕；反而感到靜的可愛。我斜坐在案前，呷了幾口濃濃的咖啡，身體好像打了支興奮劑那樣的振奮和愉快。此刻，我的腦子也似乎靈活得多，因而突然想起那個還沒完成的短篇，於是從抽屜裏拿出一疊稿紙，灌注精神，陷入沉思默構的夢境裏去了。

正在這時，我被一陣突如其來的推門聲驚醒過來，才意識到自已沒有給大門上好門，於是想出去把它關上。當我一脚跨出房門，說時遲那時快，兩隻手猛地給一對鐵手捏緊似地，一陣痛楚掠過心頭，待要掙脫，扼緊我左手的喝道：

「不要動！動就要你命。」這時我才覺悟到來者非善，心裏雖感恐懼異常，但我却強力去抑制住驚慌，把心情鎮定下來，顯得若無其事地說：

「你們有甚麼事要同我商量嗎？」
「商量個屁，你快把錢拿出來，我們愛錢，不愛命。」
「你們不放开我的手，我怎能拿錢呢？」

這時一個傢伙扭亮了電筒，從光線照射到的地方看去，我看出是四個。兩個扼緊我的手，兩個分立於大門的左右，左邊的拿着一支大概是手鎗，靶瞄準我的腦袋，右邊的那個右手擎着一柄光閃閃的匕首，左手拿一支電筒，我身邊的兩個沒有拿出武器來，全部著夜行裝，蒙包着面。看來這四個傢伙都不肥不瘦，且高度相當。這般傢伙好像看出了屋裏沒有別的人，便恢復我的自由。一個傢伙有些不耐煩地說：

「現在放了你，快將所有錢都羅出給伯爺。」
我知道在這人跡稀少的膠園裏，任是呼天搶地喊救命，也是無濟於事的，若是萬一這班傢伙動了獸心，自己性命一定不保。死本是平常事，但這樣死了，似乎沒有一點價值，便只得讓這些傢伙從心所欲，橫行不法了。

其實，像我們這等的刈膠人家，那會有甚麼錢呢？隨做隨喫，一日三餐，能够溫飽，已經是上帝垂憐了。今晚想不到會來了這班傢伙，在我爸媽弟妹的房間搜查一過，翻箱倒篋，真有拆棟毀樑之概。說實在的，我的房間最是簡單不過。

布牀一張，書櫥一個，皮箱一個，還有書桌一張，椅子一張。一個傢伙打開了皮篋，看出僅有幾件衣服，便氣得把皮箱一扔，惡狠狠地罵道：

「×他娘的，老大，鬼相信搜完整個屋才得到這十多塊錢，我講一定是把錢藏在哪裏了？老大，你給點利害給這小子看吧！」

那個被他同伴稱為老大的，忙走前一步，把那支發藍光的手鎗指着我的胸口，命令着我說：「小子，你識貨嗎，就乖乖地告訴伯爺錢藏在哪裏？唔係嘍，伯爺就不給你活下去！」

這時我被逼得也有點生氣，便這樣對他說：「整間屋都讓你們搜過了，我們那裏有錢藏放呢？」

「×你娘的，好小子，你還敢騙伯爺，你們中了馬票怎麼會沒有錢？」

「中了馬票！」這幾個字像個沉重的鐵錘打中了我的胸口，我預感這事恐怕會演變得更惡化。是的，中馬票，我們上月中了馬票，但中的是安慰獎，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剛好是一百塊錢。不知這班傢伙那裏來的「順風耳」，會知道我們中了馬票的事，可是，他們為甚麼不知道我們中的是一百塊錢的安慰獎呢？至此，我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應付這個問題，唯有向這傢伙說明一切了。

「是的，我們中了馬票，但中的是一百塊錢的安慰獎，早已經用乾了。」

「中安慰獎？」這傢伙不相信我的話，「你這小子說真還是說假？」

「我騙你們做甚麼？我什麼都告訴你們吧，要錢我可沒有，要命你們就拿去吧！」我屈辱地說出這樣的話。

這幫傢伙聽我這樣說，個個都面面相覷了，好像對我的話不能不信似的。那個用鎗瞄着我的傢伙，也許很氣憤，狠狠地刮了我兩巴掌，還罵道：

「×你娘的，小子，竹爺到那裏沒有千都有百，今晚到這裏真是衰到毛都甩了，你個窮小子，量你也不敢對伯爺怎樣？留下你條命仔，吃多幾碗飯。」說着順手牽羊地把我書桌上的一支派克筆也拿了去，回頭叫他的同伴先走，沒多少工夫，四個彪形大盜便來如春夢去似雲烟般消逝在如死海般遼黑的膠林裏去了。

許久，我才緩緩地深深地吸了口氣。經過了這場驚魂動魄的現實的惡夢，從死亡的邊緣上活過來，摸摸自己的臉，猶有餘痛，心裏委實說不出是恐懼？是悲憤？進入房裏，扭亮了燈，狠狠地呷了幾口咖啡，看看自己的房間，亂七八糟的，都破的破，碎的碎，我那還沒完成的短篇也給毀了。看到這般光景，我對着燈火，想到窮鬼也會遭到盜劫，不禁掉下了幾顆辛酸淚來。我抑壓不住心頭的憤火，便一氣寫成了這篇東西，作為二十年人生中的一個驚魂的紀念！



「塗寫的孩子」，是十九世紀法國名畫家薩尙的傑作。從這個孩子的雙頰和面部表情，可以想見作者對人物的觀察是如何深入。

篝火

方山

我又看見那篝火了
在小河之兩岸跳動，跳動
呵，火焰中閃着漁夫們的希望和愉悅

它曾遭受暴風雨的摧襲
而它不會熄滅，隱失
永遠在黑夜裏閃着光芒
正如星星明亮懸掛天空
直到天明

我又看見那篝火了
且聽見漁夫們快樂地歌唱……

當你走後

白堊

隨着而來的將是一段難挨的日子，
小樓已失去了你的笑語與琴聲；
南方不久就落連綿的淫雨，
伴我過寂寞與漫長的日子。

再沒有人呵乾我詩篇的墨跡，
怕聽一窗淅瀝的夜雨。
深山從此有無人檢拾的紅葉，
初霽日却有人隻身登高。

猶記得將別時的朦朧壁岸，
猶記得居室夜來的潮聲，
午夜夢回而月明如舊，
萬千回憶只留得一個落花空庭。

走失的鷄子

· 黃 華 ·

那天，我們家裏還沒有點燈之前，對面裁縫舖裏的老闆就嘆起來了。

「你們還想到那裏去找啊，我知道鷄子早就到閻王殿上了。」他這樣嘆道：「吃中飯前一陣子，我親眼看見那隻鷄子跑過街去的。牠現在既然沒有回到鷄棚裏來，事情是很容易明白的了。」

「啾，啾，啾，嚶，嚶！」裁縫店的老闆娘一面呼鷄，一面在街角上瞧來瞧去。

「你還在那裏找什麼？」老闆說：「如果鷄子的頭頸不遭人割斷，牠會不知道回家嗎？」

「好好的一隻烏骨鷄，我總得找一下呀，何況牠這幾天還在生蛋。」老闆娘一直找過街來了。

「我叫你不要找，你爲什麼一定要找啊？」老闆的嗓子更大了。

「我在附近的陰溝洞裏看一看，說不定是野貓把牠追到洞裏去了。」

「嘿，老是那麼死心眼，」老闆說：「你不會看看身邊的那一堆鷄毛嗎？那不是烏骨鷄的毛是什麼？」

老闆娘朝我們門前的垃圾桶望了一眼，然後伸手到裏面去，抓起

了一把鷄毛，疑惑惑地看了好一會，方才把鷄毛擲回桶裏去。她回到自己門前的時候，對她丈夫說道：「一點不錯，那些鷄毛同我們的烏骨鷄完全一樣。照這樣看來，鷄子是在對面那一家的鍋裏了。」

「我早就對你說過了，我親眼看見鷄子跑過街去的。而下午五點光景，我老遠就聞到鷄肉的香味了。」

老闆娘一想起那隻又大又肥的鷄子，不由得心疼起來，她說：「我們辛辛苦苦養大的鷄子被人吃去，難道就這麼悶聲不響算了嗎？」

「你沒有看見他們捉你的鷄，而鷄子燉熟以後是認不出原形來的，你還有什麼辦法！」

「我要臭罵。」

「好吧，罵一通出出氣也好，可不要連名帶姓。」老闆說。

老闆娘站在街邊，有板有眼地罵起來，一會兒說我們偷鷄，一會兒說我們賣假藥，一會兒又扯到香火神頭上去了。附近有些愛湊熱鬧的坊衆，就跑去聽她的街頭演說。

她就乘機胡謔一番，說她親眼看見我父親在大門前將身子一蹲，然後就是一陣尖銳的鷄叫。說到最後，她還這樣加上一段，她說：「爲了

讓自己的嘴饞一下，居然連面子也不要了！——你們見過這樣的鄰居嗎？」

我想那時正打算吃晚餐，一大鍋熱騰騰的鷄肉已放在桌子的中間。我們就座以後，我父親却站在門邊，傾聽着從外面隱隱傳來的叫罵聲。

「啊，」我父親說：「今天吃烏骨鷄吃出口舌來了。」

祖父放下筷子，問道：「是怎麼一回事？」

「對面那個女人說我們偷吃她的鷄呢！」

女傭人阿香剛才在街上聽了好一會，因此從頭至尾都背得出來。我祖父聽了這些話，陡地站起來，大聲說道：「天下竟有這樣不講理的女人！難道只有她家才養烏骨鷄嗎？漢坤，你替我結結實實揍她幾下！」

我父親四十年來都沒有同任何人打過架，但這次却真的動怒了。我看見他從門邊拿起一條扁担，在空中舞得呼呼作響，然後敲着腮，跑到街上去了。

我跟他出去一看，裁縫和他的老婆正站在街邊，指手劃腳地同幾個鄰居談話。我父親高舉着扁担，一

聲不響地走到裁縫的身邊，在他屁股上重重地打了一下。裁縫騰地跳起來，向着門邊躲，但我父親並沒有放過他。依然在後面追打，直打到他躲進家裏去爲止。

我父親吐了唾沫，望一望那條結實的扁担，就回到家裏來了。祖父看見父親回來，問道：「你打了他們沒有？」

我父親把扁担放到原來的地方，說道：「打是打了，可惜沒有打够。」

「那幾下打得結實吧？」

「唉，」祖父說：「你應該打得結實一點。他說我們偷吃他家的鷄子我倒不在乎，可恨的是說我賣假藥。」

「靈驗的藥就用了不貼招紙。」
「那是很古老的想法，現在的人做生意全靠廣告。顧客買一塊錢的貨，倒替出品的商家付了五角錢的廣告費。如果你不做廣告，老實實用五角錢賣給顧客，他們就不會要它——呢，阿慧，這在商業上有個新名詞，我一時說不出口了。」

「這叫做顧客心理。」我說。
「對了——你知道顧客心理嗎？」

「我不懂甚麼勞什子的顧客心理，」祖母不屑地說：「我只知道我們這塊百年的老招牌，不能叫人來拆毀。」

「啐，同你這種人真是沒有話談——來，大家坐下來吃飯吧！」
也許是因為鬧過一場風波的緣故，我覺得這一天的雞肉特別香，也特別鮮美。所以沒有等到這頓飯吃完，瓦罐底早就朝天了。

第二天早上，我們剛打開舖子的板門，一隻肥大的烏骨雞就從我父親的腳邊鑽出去了。照情形看來，牠前一天晚上把我們的藥店當成旅館了。幸好當時誰也沒有注意這件事，要不然真是有口難言。我父親看見雞子跑過馬路，就從後面跟上去，一直走到裁縫舖的門前。那時老板娘剛好站在門口，一看見自己的雞子，立刻就興奮得叫起來。
「啊呀，我們的烏骨雞回來啦！」

「昨天傍晚你說你親眼看見我把身子一蹲，然後聽到一陣鷄叫的」

聲音，現在牠從陰溝裏鑽出來了，你打算怎麼說？」父親說。
「看錯的事總是有呀！」老闖娘一臉陪笑地說：「我聞到你家的雞肉香，又在垃圾桶裏見到了鷄毛！」
「前幾天我看見你和兩個男人在街上走，我可沒有說你拉客呀！」

老闆娘屬於那種喜歡惹事，但也容易收場的女人。她聽了父親的話，一點也不生氣，反而笑盈盈地呼那隻鷄子去了。這時，老闆走出門來看看，發覺我父親站在那裏，就想縮回去，但我父親叫住了他，說道：「昨天被我們吃下肚子去的烏骨雞，現在又出現啦！」
「我說錯了話，你用扁担打了我，這件事就算這麼了結吧。」裁縫陪著笑說。

我祖父從自己的門口走到街中心，手裏抱着一個彩色的鐵盒子，大聲地叫道：「不行，事情不能了結，因為你說我賣假藥。」
裁縫一見我祖父走近，嚇得臉色都變了。因為我祖父不但是這條街上最老的居民，而且頗得街坊的愛戴，萬一得罪了他，事情至少有點麻煩。

「健康，你昨天說我賣假藥，我請你說說看，我的藥有那一樣是假的？」祖父一面說，一面從鐵罐裏掏出藥來。
「我當時以為你們吃了我的鷄子，心裏一生氣，就口不擇言了。」

「哼，別的話可以隨便說，賣假藥可不行。現在我們當着大家的面，來說個明白吧。」

這時，街上已經聚集了一大堆人，而我祖父本來就是個街頭廣告家，是靠在肥皂箱上做宣傳起家的。這一下，他又抓住機會了。他不慌不忙走到人叢中間，說道：「諸位，我昨天叫我兒子用扁担打裁縫的事，這件事看來理虧。不過像這樣的事，如果鬧到警察局裏去，就會就誤許多時間，對大家都不利。現在我們打了他幾下屁股，問題就解決得很清楚，很乾脆。可是他說我賣假藥這一點，我以為非弄一弄明白不可，免得大家又起誤會！」

說到這裏，我祖父把抱在腋下的藥盒子拿出來，說道：「我店裏所賣的藥，一向都靠老招牌，從來不冒充的。我的萬靈丸，回春散，跌打靈、百病水、太乙膏，都是有口皆碑的驗方。看，這裏是回春散，無論頭痛、肚瀉、感冒，中暑，咳嗽，腎虧，失眠，中風，狂火，風濕，都是用得着的。總而言之，這種藥有病治病，無病補身。來，來，來，你們隨便那一位想試一下的話，不妨自己拿！」

於是，立刻就有幾十隻手伸了出來，在那個五彩的鐵盒子裏取各種丸散的藥品。不到一會兒工夫，

鐵盒子已經見底了。祖父看見自己的藥如此搶手，便高興的像孩子似的，叫我再拿些樣品出來。這一下，要求試一試的人更多了，幾十個人把祖父擠來擠去，都要來索取鐵盒子裏面的藥。我不知道來回跑了幾次，只知道好幾樣藥的存貨都搬空了。

後來，當我們吃中飯的時候，祖父心安理得地坐下來，歎了口氣說道：「我這一次的廣告做得不錯啊！」

祖母瞪了他一眼，說道：「白地把藥送給別人，這樣有什麼好處啊？」

「嗨！這就是婦人之見。」祖父說：「他別人說我賣假藥，我可不能不叫他試一試呀。」
「我試過，非但不見效，好像還害了我一點。」
「大眼，然後以鄭重的口吻說道：『世界上根本沒有真正的靈丹妙藥的！』」



這是大畫家雷尼的畫，畫的表現在這。
是宗教式的憂鬱臉型。

午安·我愛

安東尼

是的，我每天照例在這時候打從這裏經過。烈日當空的正午，這湖畔闖無人跡。

——當初陽東照，湖水開始睜開它朦朧的睡眼；無數的、各異的鳥聲，正互相呼喚於湖中小島上的竹林與棕櫚之間……

——當夕陽西斜，紅色的天邊，為湖水施以胭脂，準備和夜神作長夜遊；湖邊小路上遊人談笑風生；歸燕低風……

是的，這些時候，湖畔的景色迷人；但不是酷熱的中午。

我記得：一個月前，我第一次在中午打從這裏經過，只是為了探望姑母的病；現在姑母的病早已痊癒，而我依然每天天地變到這條湖畔的小路上來。

是的，我的生活無聊而且沉悶。有時，更有一種可怕的情緒侵蝕了整個心靈——當生活一無趣味時；當讀了契訶夫的一生命是致命的——那篇小說時；再加上一切的不如意，以及一切的無法避免的繁瑣。

希望彷彿泯滅了，生的慾望像似長眠了。而無窮的煩擾、厭惡、醜陋、愚昧……却在蔓延，無止境地蔓延。

一個月前的中午，我便懷着如此的心情，一個人經過這湖畔的小路。我記得很清楚：酷熱、沉悶……四處空無一人。

然後，我發現一個少女孤獨地端坐在樹蔭下的長椅上。長椅向着湖水，她是背着小路坐的，她穿着白衣白裙，她的左手擱在長椅的靠背上。

——這是一幅古典派的少女圖。在我的生活裏，真善美早已幻滅無垠；但是在這幅畫前，重又顯出一絲邊際。

她自然地側過頭來看我，我們互相注視着，從她的眼睛和嘴角，我感受到一種莫名的感覺。我仍鎮靜地繼續我的步伐，經過她身邊，我不敢回頭，我繼續着我的步伐。

我記得：從那天以後，我開始在這時打從這裏經過；雖然每次這條小路上空無一吹，每次湖畔的長椅空空的躺在樹蔭下。

今天，和往日一樣，湖水靜止地反映着天邊寥寥的幾朵白雲，炎熱的空氣使人窒息似的沉悶，沒有風，樹葉靜止着，鳥和人都彷彿從此絕跡了。靜靜的湖，正作午睡。

樹蔭下、湖水邊、小路旁，這片草地上，長椅依然空置着。

我繼續着我的步伐，我已忘記了可怕的炎熱；雖然，額上的汗和着淚，已流到嘴角邊上。

我會每天此時經過這裏，我愛，當一日的煩惱摧毀了我遙遠的希望，當一日的苦悶撲滅了我生活的慾望，

我愛，我會每天來到你的眼前，我愛，我看見你一人端坐湖畔蔭影下，

你的白衣和白裙在陽光中閃映，你遙望遠處小路上的一個人影，我永遠看見你端坐湖畔蔭影下，我愛。

你遙望遠處小路上的一個人影——啊我愛，我永遠看見你端坐湖畔蔭影下。

青春的歡唱

黃亮

起舞啊！年青的國家，歡唱啊！年青國家的青年人。

我們的愛情就是那青春，活潑，和諧的歌聲。讓它永遠繚繞着這年青國家的每一片土地。讓它打動每一個男女，少年人和老年人的心。

× 扯碎那種族的幕幔，躍過宗教的藩籬。拉着手，並着肩，去走遍森林，高山和平原。

× 政治家的魔術杖將會失去它的魔力，單調的口號將會變得瘡痍而淒涼。

× 儘管我們的祖先是來自不同的地方，耕耘是一樣地勤勞，創造是一樣地崇高；從狹窄的甘榜到寬廣的城市，

× 在這片芳香的土地上，我們是一樣地生長。那崇高的勤勞永遠連繫着我們，

× 在錫鑛的紅泥漿裏打滾，在膠林和椰林裏奔跑；

× 爲了使這年青國家成爲現代模型，我們已經獻出全副青春的力量和生命。

× 參加了生養的河流，發電和灌溉每一畝稻田，無數的工廠和錫鑛到處聳立，如雨後春筍。

× 青年人的聲音已成爲這青年國家的頌詩，禮讚着可以優美地生，驕傲地死的明天。

× 甜美的河流到處盪漾着青年人的歌聲，共同的曲譜已經衝破語言上的阻礙；

× 從今天到明天，那青春，活潑，和諧的歌，永遠不會休止。

× 起舞吧！年青的國家，歡唱吧！青年國家的青年人。



妹妹下坡那天

麗 磚

妹妹終於下坡去了。
本來，下坡是件微不足道的事，可是在我們那窮鄉僻壤，下坡在一些鄉村姑娘看來，却是一件大事。

偏偏妹妹又是喜歡學時髦的，所以早在幾個星期以前，已大事籌備起來；除了白天給人洗衣服，趕完份內的工作之外，晚上還縫補些鄰里的衣服，直到深夜，針車的「得得」聲，還歷歷可聞。

她祇想多掙點錢，待媽上市場賣菜時，順便託她剪塊衣料，或是買些化粧品什麼的。

「下坡就下坡好了，有什麼大不了的，要是操勞過度鬧出病來，可不是好玩的。」我看不過，就這麼說了她一句。

「哎喲！這樣子下坡怎見得了人，鄉里鄉氣的！」沒想到她却大聲怪叫起來。

「阿妹說得是，大姑娘總應該打扮打扮，不像你們男人，穿着背心短褲就滿街跑。」媽附和着說。

我只好聳聳肩，啞口無言。

× × ×
妹妹要下坡去了，她早就計劃好的：先到街場逛逛，然後看早場電影，吃完了午餐，往公園散散步才回家。

今天一早，她就趕完份內的工作，然後開始裝扮起來。她足足打扮了個把鐘頭，讓站在外面的小妹妹等得不耐煩，呱呱地叫，她才從房裏婀娜出來。

老實說，妹妹本也長得不錯，加上時髦的打扮，倒也很招人的眼。可是，無論怎樣，總脫離不了一股鄉土的氣息！

年輕人都是愛玩的，我想。這一回非到快吃晚飯，她是不會回來的了。

出乎意料之外，還沒到中午十二點，她們就一拐一拐地走了回來。

她一踏進門，就沒好臉色，將鞋子用力摔到角落裏，然後撫着通紅的腳跟。我暗地裏發笑，小妹妹却大喊肚子餓。

「怎麼？你沒吃了回來？」媽媽詫異地問。

「人家在街上走，一些褲子穿得窄窄的男人，吹起鬼叫似的口哨，後面又莫名其妙的怪笑起來。在戲院裏買票，就有一些不懷好意的，藉故向你擠過來，嘴上掛着邪惡的笑，很使人惡心。更倒霉的是，這雙『死命』鞋，穿起來疼入心肺，只好半拖着，連忙趕回家來，那還有心情吃飯！」

她一口氣發了一大頓牢騷。



這名「無邪」的畫，是受大眾歡迎的法國畫家B·羅士繪的。這幅畫裏，我們可以看到一七〇七年代的愛好。

「哥哥！『山龜』是什麼意思？」小妹妹插嘴問道。
「小妹妹！」妹妹大聲叱喝，直瞪着她。
「嗯？哦——哈哈……」我忍不住失聲大笑起來。
她紅着臉，跑回房裏去。
「甚麼『山龜』不『山龜』？」媽摸不着頭腦。
「吃飯去，別胡說！」她帶着小妹妹到廚房去了。

走

親

戚

張 兆

所謂親戚，除了外祖父，外祖母這一直系親戚之外，其他凡是能數得上來的親戚，例如我祖父的外祖父，我祖母的外祖父，不論我祖父早已去世，可是，這兩家的子孫還是照常維持着「親戚往來」。尤其是農曆二月間清明掃墓，十月間的秋祭，彼此送禮收禮，幾乎忙得不可開交。

我們家又是個比較大的家庭。我父親一共結婚三次，我母親是他的第三位繼室。我的第二位母親死後還留下了兩個姐姐。鄉下人結婚早，我同父的大姐，比我的母親還大兩歲。母親出嫁時二十歲不到，我父親已經四十了。當然，我母親家裏窮，不然也不會嫁給我父親的。

這樣算起來，我已經有了三個外婆家的親戚；其次，我的三個哥哥和三個姐姐都已經結婚，這當然也是最近的親戚；還有，我大姐的兒子女兒也大多結了婚，這樣屬於第二系的親戚，按埋說也要「禮尚往來」；還有姑母，姨母，他們兒子的太太家，女兒的丈夫家，當然也是親戚。像這樣必須往來的親戚，起碼總有二三十家。因為中國北方的鄉間多是聚族而居。在二十里到三十里的村落。平常大家

，同姓的人不能結婚，親戚家多住在附近，也只有在節日「走親戚」期間，才有機會聚談。我們家鄉的節日似乎也特別多，重陽，夏至，冬至，以及年老親戚的誕辰，忌辰，這統統要「送禮」致慶；其他遇上甚麼婚喪大事，孩子彌月，禮物也不可少。鄉下人的禮物，並不是甚麼貴重的東西，只是蒸三五個白饅頭，炸三二十根油條，買一斤細長條

的猪肉就可以了。不過，因為親戚太多，而必須送禮的節日又是一個接連一個。所以，這批禮物頗也使務農的人家受不了。幸好，按照習俗，收禮的人家只收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禮物。那麼，餘下的禮物和收下的禮物，仍然可以湊在一起

再轉送別家。別家親戚看到饅頭大小不一，油條長短不齊，而猪肉已經發出腐壞的味道，大家還是照收如儀，因為都是「彼此，彼此」。

那麼多家的親戚，又不住在一個村落，又要在節日前後幾天內送完禮。每逢送禮時節，我們家的男人們不等大小，只要不會迷失道路，大家就得「分頭出動」。我小時候并不是一個會說話的孩子，尤其是到那些并不十分親的親戚家裏去送禮，簡直對我是一種罪受。說錯話怕人筆話，不說話又怕人說我膽怯。送完禮并不是馬上可以溜，還要留你半天，吃上兩頓飯才放你走。這半天真不好過，親戚家幾個同年紀的孩子也大多出去走親戚，你想找個人出去玩也不可能。在客廳內坐不是，站不是，出門又怕狗咬，鄉下也無甚好去處，這半天如同坐牢一般地難受。好不容易離開，才能透出一口舒暢的大氣！

不過，像這樣的親戚還是少數的。其他如外婆家及姐姐們的家中，走親戚則是一種享受。我的第二個外婆家住在山半腰，爬山雖出力，但他們家養了一大羣羊，我的表哥們還養了不少的鴿子，野雞和鵝鶉，這些東西我平常都很少見到。有時候表哥慷慨地送我兩隻小鴿子或鵝鶉，我幾乎像捧寶貝一樣地捧回家中。還有，我喜歡到五里外三嫂的娘家去走親戚，因為三嫂的父親早年去世，家中只有母親和小弟弟，那麼我玩起來可以毫無忌憚，吃起東西也可以盡量，不必留甚面

子。他們家後院有一棵最好吃的梨子樹，我每次不但爬上樹吃個肚脹，回家時還要帶個滿籃。到我的二嫂的娘家走親戚也不錯，他們家靠近小河，我可以一個人到河邊去摸螃蟹，摸得新衣裳全是濕泥，回家來老是被母親罵一頓。

最怕走的親戚，是我母親的外婆家。我舅舅是個又瘦又高的女人，一哭起來，簡直哭個不完。而且，一見我母親的面，她就一直述說着她大兒和兒媳婦如何不孝，如何觸怒她等等，邊說邊哭，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哭得我的心中十分不舒服。而她又常常說我是她親生的兒子。因為我是在我外祖母家裏出生的。我心想，假如我真的是我舅舅的兒子，像這樣愛哭愛吵的家庭，教我如何受得了。

前兩年，我在香港看到了我的第一個姪媳婦；因為我的侄子在海上做事，把她從鄉間接了出來。我問起她，我們家裏的親戚現在過着甚麼樣的生活，她竟然說她完全不知道親戚間的情形，連直系的親戚如我的姐姐和姑母，也都不再往來。我驚奇地說：「這樣說起來，節日也不用互相送禮了！」

她回答說：「噢，現在還送啥禮？每家的糧食都是按勞動分數配下來的，吃親戚家的一頓飯，人家就要少吃兩口了。誰忍心去分親戚的飯吃！」

聽了這話，驟然間想起我童年間聽了這話，從我的臉上滾滾流下。

等待上帝的真理

作者簡介

萊翁·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生於一八二八年，死於一九一〇年。他不但是個文學家，同時也是思想家，道德家和宗教家。他像屠格涅夫一樣，生長在貴族的家庭，是個世襲的伯爵。在他幼年的時候，父母就去世了。他寄養在叔母的家裏。十五歲時，他進入喀山大學，但對功課沒有興趣，就稱病退學。二十三歲，他去高加索入砲兵隊，第二年就發表他的處女作「幼年」。一八五四年參加克里米亞戰爭，戰事結束後漫遊歐洲，歸國後就在家鄉建立學校，以教育農民。這時期，他結了婚，用七年的時間寫成偉大的「戰爭與和平」，接着又寫安娜卡妮娜。一八八〇年，他著「懺悔錄」，將全部財產供給社會，自己過起耕作的的生活來。這個時期，他又著了「復活」一書，在這部書中，包含着他的藝術教言。一九一〇年，他已八十二歲，因為與妻子不睦，與書記一起離家出走，後來在中途得肺炎，死在一個小車站上。

在十九世紀末葉，如果有人問到在世界上的作家中那一個最偉大，就很少有人敢作肯定的答覆。但到了二十世紀初，大家都會異口同聲說托爾斯泰是最偉大的一個作家。縱然有人認為他的作品中的說教氣息太重，然而他的作品中的藝術修養，也要比一般作家高得多。高爾基把托爾斯泰比喻為一條龐然大魚，其餘的作家只是小魚，看不到他的全身。

托爾斯泰的全都思想，來自聖經中的「你不要反抗罪惡」一語，後來這種思想更影響了甘地。托爾斯泰提倡人道主義；反對暴力，認為直接參加農業可以使社會富足。他的作品除了上面所提及的以外，尚有主與僕，人生論，我之宗教觀，克利采長曲，少年，老年，哈吉·慕拉藝術論，以及上百個短篇小說等等。在本篇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一部份。他是個反對牢獄，反對飲酒的人，在這裏就有了暗示。此外，良心和容忍罪惡，也在這裏表現出來。而這樣的一個結局，只有像托爾斯泰那樣身體力行，人格健全，心胸博大的人，才配運用它。

L·托爾斯泰

從前，在凡萊定密爾地方，住着一個青年商人，名叫哀克星諾夫。他開設了兩家店舖，自己也有住宅。

哀克星諾夫天生一副漂亮面貌，和一頭捲曲的美髮。他善於談話，愛唱歌。在他的少年時代，嗜酒如命，放蕩不羈。但是自從結婚以後，便立志改過自新，只是在逢場作戲的時候，略飲幾杯罷了。

某年夏天，哀克星諾夫要到尼士納市場去。在他和家人告別的時候，他的妻子對他說：「意文梯·密加克，你今天不要動身，因為我做了一個惡夢。」

哀克星諾夫微笑着答道：「你無非怕我一到市場，又要狂飲濫嚼罷了。」

他的妻子回答道：「我一點也不知道自己怕的是什麼；我只知道自己曾經做了一個惡夢。我在夢裏看見你回來了，在你脫下便帽的當兒，我忽然見到你已長了滿頭的白髮。」

哀克星諾夫回答道：「那是一個好預兆，只要你們等我賣掉各種貨物後，從市上帶些好的禮物給你們。」

說完，也就趕着車子走了。在旅途中，他遇見了一個相熟的商人，大家便住宿在一家旅店裏。

他們用過茶點，各自回到毗連的臥房裏去了。

哀克星諾夫素來不慣早起。次日早晨，他因為要乘着早上的涼爽趕他的路程，所以在黎明以前，就喚醒他的車夫把車子備好。他先走到住在院子後面的店主那裏，付清了賬，然後出門。

他走了二十五里路程，就把車子停下來，給拉車的馬餵食料。哀克星諾夫在客店的甬道裏休息了一會，就命僕役泡茶，然後拿起一架琵琶，獨自慢慢的彈奏起來。

這時，忽然有一架官車趕上來了，車上發出叮噠的鈴聲。一個軍官從車上一躍而下，後面還跟着兩個小兵。他們一走近哀克星諾夫的身旁，立刻查問他姓什麼，是從那裏來的。哀克星諾夫只得詳細地回答他，同時問道：「你喜歡和我喝一杯熱茶嗎？」可是那個軍官卻不絕的盤問他道：「昨晚你住宿在什麼地方？你是一人獨宿的，還是一個商人和你作伴的？今天早上你沒有遇見那個商人嗎？你何故在黎明前突然離開客店？」

哀克星諾夫不覺大為詫異，不知道到底爲了什麼，要受人種種盤問。不過他仍舊老老實實的告訴了那個軍官。後來他反問道：「你爲什麼要再三盤問我，像是把我當做盜賊一般呢？老實說吧，我這次出門，爲的是經商，不勞你多費心思前來盤問我啊！」

那個軍官對他說道：「我是本區的警官。我之所以盤問你，是因

為昨天晚上和你作伴的那個商人，已經被人害死，割斷了喉管。現在我們必須檢查你的行李。

他們踏進他的臥房，打開他的行李，細細檢查一下。忽然那個官長從一個旅行袋裏抽出一把刀來，大聲說：「這是誰的刀呀？」

袁克星諾夫仔細一看，才發覺一把染血跡的刀，在他的旅行袋裏，不覺深深地吃了一驚。

「這把刀上怎會有血跡的？」
袁克星諾夫要想回答，但是喉管早已梗住，說不出一個字來，只能斷斷續續的說道：「我……不……知道……這不是我的。」

那個警官說道：「今天早晨，那個被害的商人被人發覺，他的喉管已斷，死在牀上。我想只有你會幹這件事。臥房的門是反鎖着的，又沒有別人住在裏面。現在我親自查出這把血刀在你的旅行袋裏。只要看你這副慌張的神氣，已足夠證明你的罪名了！你還是老實招供吧，你是怎樣把他殺死的？你搶他多少錢？」

袁克星諾夫發誓不會犯過這罪。甚至自從他和那商人喝茶以後，尚未會過面。他身上所有的八千羅布，乃是自己的錢。但是那把刀却不屬於他的。說到這兒，他已斷續不能成聲，臉色變為慘白，全身發抖，好像真的犯了什麼滔天的大罪一般。

那個警官吩咐小兵把他捆綁起來，推在車上。在他們捆綁他的腳，把他擲入車箱的當兒，袁克星諾

夫用手在身上畫了個十字，很淒慘地哭泣了。他的錢財和貨物一概被他們沒收；而他自己的也被警官投入監獄。官廳私下派人到他的故鄉凡萊定密爾打聽他平素的行為。那市鎮中的居民和商人都承認他是個良善的人；只是在少年時代，不免耽於狂飲，有點荒蕪正事。

這件命案開始審判了。袁克星諾夫受了不白之冤，說他犯了殺人的罪，同時劫奪了那商人柴列的三萬個羅布。

他的妻子一聽見這個惡劣的消息，猶如一個晴天霹靂，弄得她毫無主意，不知道怎樣辦才好。他家有許多弱小的孩子，有一個還抱在懷裏。她立刻帶着這一羣孩子，趕到丈夫囚禁的一個市鎮上，她起初還得不到探望的准許，後來經她向一個官長苦苦哀求，總算蒙他許可，命人陪她去探望。她看見自己的丈夫穿着囚衣，腳上鎖了鐵鏈，竟和那些盜賊們囚在一塊兒。她不免心裏一酸，悲從中來，立刻暈了過去。停了許久，她方纔心神略定，默默地領了小孩，坐在她的丈夫的身旁。她先把家務向他說了一遍，然後問他到底遭遇了什麼意外。他就把這事的始末全說給她聽。最後，她問丈夫道：「現在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必須奏明皇上，不使一個無辜的人受冤屈。」

他的妻子告訴他說，她已上一奏，但是未蒙收受。
袁克星諾夫沒有說話，只顯出

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兒。

他的妻子繼續說話：「親愛的凡耶！請你把那實情告訴你的妻子吧！這事難道不是你幹的嗎？」

「啊！連你也疑心起我來了！」
袁克星諾夫嘆息着說。他用手掩面，嗚咽着哭了。一個兵丁走近來，吩咐他將妻兒們快快出去。袁克星諾夫只覺向他的家人作最後的告別。

他的家人離去以後，袁克星諾夫獨自回想方才的一番話。他想到自己的妻子也會對他心存懷疑，不禁喃喃地自語道：「恐怕祇有上帝知道這事吧！我還能向誰申訴呢？除了上帝，怕沒有得憐恤的希望了。」

袁克星諾夫從此不想上訴，他已完全失望，只有向上帝求恩拯救他了。

袁克星諾夫的罪已經判決，法官吩咐把他鞭打後，送往曠區去作苦工去了。他滿身都是鞭傷，一點也動彈不得。後來傷處治愈了，就和別的囚犯一起充軍到西伯利亞去了。

袁克星諾夫在西伯利亞過了二十年的囚犯生活，他頭上的黑髮已變灰白，嘴邊卻長滿了很長的白鬚。在他看來，人生樂趣已完全失掉。他祇好變了背徐徐的走着。一天到晚，他很少開口，只有不停的禱告上帝。

他在獄中學會了製造靴子，所以也賺了一些工錢。他把這筆錢去買了一本「聖人的傳記」，不時的

獨自坐在獄裏光明的地方誦讀着。每當聖日，他也在獄堂裏朗誦功課，又加入了唱詩班，一同唱詩，因為他的嗓子還不錯。

由於他做人溫和，獄吏們都歡喜他。就是同獄的囚犯們也沒有一個不敬重他。他們都稱呼他一聲老伯伯或者好人。在他們有什麼要求的時候，總要推舉他做他們的全權代表。獄中一有口角發生，他們定要到他地方，央求他從中調停，判個是非曲直。

袁克星諾夫在獄中的時候，從未接到過一封家信，所以對於自己的妻兒是否還活着，也一些不知道。

一天，忽有一大批新囚犯來到獄中。一到晚上，那些老囚犯們都聚集在那班新囚犯的周圍，詢問他們的來歷和定罪的原因。袁克星諾夫自然也在眾人之中，垂頭默聽他們的談話。

在新來的囚犯當中，有一個強壯的巨人，年紀大約有六十歲了。他的顎下生着緊密灰白的鬚鬚。他正在述說自己被捕的原因。

「朋友們，」他說：「我不過牽了一匹拉車的馬，他們就控告我偷竊了。我對他們申辯說，我只想暫時借用，以便早些回到家中，然後把馬放回來。況且那個馬夫又是我的朋友，所以我說自己並未做錯什麼。但是他們硬要定我以罪，說我偷馬，卻沒有一個人親眼看見我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偷的。以前我實在犯了一件案子，本該早早充軍

到這裏，但是那次却未被查出。現在呢，我乃是無辜受罪，充軍到這裏……啊，我的話或者有些不盡不實，從前我也到過西伯利亞。只是不會久住罷了。」

有些老囚犯問道：「你是那裏人？」

「凡萊定密爾人。那裏是我的故鄉。我名叫梅克，別人也稱呼我沙密尼克。」

「沙密尼克，你能不能把那哀克星諾夫商人在凡萊鄉的家庭情況說給我聽聽，他們還都活着嗎？」

「這件事自然不用說了。哀克星諾夫自己雖已充軍到西伯利亞去了，但是他的家人都很富有，他似乎和我是一般可憐的囚徒！老伯伯！你怎的會到這裏來的呢？」

哀克星諾夫不願自供一切不幸的遭遇，祇是長嘆了一聲，然後對他說道：「我爲了犯罪，所以來到這裏，過了二十六年的痛苦生活了。」

「你犯什麼罪呢？」梅克沙密尼克問道。

他回答道：「唔……唔……自然我有應得之罪。」他不願再說下去。這時他的同伴却向大家說明哀克星諾夫來到西伯利亞的原因；說是別人殺死了一個商人，把那柄刀納入他的旅行袋裏，使他蒙了不白之冤。

梅克聽到這裏，就向哀克星諾夫望了一眼，同時在自己的膝蓋上拍了一下，驚呼道：「啊！這事倒

是希奇！真個希奇極了！不過你現在已老了不少，老伯伯！」

別的囚徒們都問他爲什麼如此大驚小怪；到底你在那裏遇見過哀克星諾夫呢？但是梅克卻默不做聲。他只說道：「各位，我真奇怪極了，今天會在這裏再遇見他。」

這一番話，反而使哀克星諾夫起了疑心，他不知道會曉得那個殺人的兇手否。所以他就問道：「沙密尼克呀！你總該早已聽得這案子了；或者你以前曾經見過我吧？」

「我怎的可以充耳不聞呢？社會上的人們早已說得沸沸揚揚了。但是現在事過境遷，我早已把它忘記了。」

「或者你已打聽到那個真正殺人的兇手了吧？」哀克星諾夫問道。

梅克卻笑着回答道：「這一定是那個藏刀在自己袋裏的人了！如果是別人在暗中陷害他，那末俗語說得對，那必須有憑有據，方可指正他是真正的犯人。試想你枕下的袋內怎會有人把刀放進去呢？他豈不要把你弄醒了嗎？」

哀克星諾夫一聽到這幾句不搭自招的話，已經料到這人就是殺死那個商人的正兇。但他站起身來走了。這一天晚上，他一點也不能安睡，因爲他覺得滿心不樂，兀自胡思亂想着。他回憶當時他辭別愛妻的情形。都歷歷如在眼前。她的嬌顏和愁眉突然呈現在他的面前，同時彷彿聽見了她的笑語聲和一班孩

子們在家遊玩的神態。一個穿着一件小外衣，一個依靠在他母親的懷裏。他又想起年輕的時候，自己長得多麼活潑清秀，在客店裏怎的玩弄着琵琶，怡悅自己的性情，最後又怎的被捕入獄，受盡侮辱，終於苦苦地挨過了這二十五年的囹圄生活，催促他早日衰老。凡此種種的回憶，都使他恨得不願生存在世界上，巴不得立刻結果了自己的性命。

「這全是那個惡徒害我的！」哀克星諾夫自語道。他心裏充滿了仇恨，想對梅克報復。即使和他同歸於盡，也所甘心。哀克星諾夫整夜的禱告上帝，只是得不到安慰。第二天，他有意不走近梅克身旁，也不去看他一眼。

這種情形繼續到兩星期之久。哀克星諾夫每夜不能合眼，滿心都感到痛苦，弄得一點主見都沒有了。

一天晚上，哀克星諾夫正在獄中往來踱步，忽然看見有些泥塊在囚徒們躺着的牀架下滾出來。他立刻停下來，要察看是什麼。不料梅克突然從牀架下爬出來，呆看了他一會兒。他呢，原想假裝不會看見；但梅克已捉住了他的手，同時把自己在牀腳下掘洞的祕密說給他聽。他怎樣把泥塊放在自己的靴子裏，每天趁着別的囚徒工作的當兒，把泥塊偷偷地傾倒在路旁。

「老頭子，只要你肯緘默，大家可以同時出獄。如果你將這事洩漏了，他們豈不要將我打個半死，

如果這樣，我會先結果了你的老命。」

哀克星諾夫見了這個冤家的時候，憤恨地戰慄着。他立刻把手縮回，回答道：「我不願意私逃，你也不必害我，因爲你早已害死我了！至於告發的話……我是說不定的，只照着上帝的指示而已。」

次日早晨，一班囚徒們正在工作，幾個衛兵發現了囚徒當中，有一個從他的靴統裏倒出泥塊來。於是衛兵們大搜監獄，查出那隧道所在的地方。獄官也親自進來查看。他查出誰是主動的人。但是這許多囚犯一個也不肯承認自己知道這事。即使有人知道，也不願意指出梅克的名字。因爲他們知道這事一經查出，他必定被打個半死。最後獄官祇得向哀克星諾夫詢問，因爲他們知道他是個好人。獄吏道：「你是一個忠厚的老人，現在在神面前，請你告訴我那個掘地洞的人吧。」

梅克不動聲色的站着，先看看那個獄官，又偷看了哀克星諾夫幾眼。哀克星諾夫全身戰慄了，只能呆呆地站着。他自忖道：「我何必保護這會經害我終身的惡人呢？倒不如叫他賠償我的損失。但如果我照實說出來，他們或者要將他打個半死，況且說不定我會有冤枉他的地方。這事對我有什麼利益呢？」

「喂，老頭子！」獄官催促道：「你把實情告訴我吧……誰會在牆腳下掘洞呢？」

梅克不動聲色的站着，先看看那個獄官，又偷看了哀克星諾夫幾眼。哀克星諾夫全身戰慄了，只能呆呆地站着。他自忖道：「我何必保護這會經害我終身的惡人呢？倒不如叫他賠償我的損失。但如果我照實說出來，他們或者要將他打個半死，況且說不定我會有冤枉他的地方。這事對我有什麼利益呢？」

山湖寄簡

·王 璜·

哀克星諾夫偷看梅克一眼，方才答道：「先生，恕我不能實說。上帝不願意我實說！任憑你怎樣對待我吧！」

那獄官無論如何盤問他，他總不肯實說，弄得獄官也沒法可想。這天晚上，哀克星諾夫已經上牀，將要入黑甜鄉的當兒，冷不防走近一個人來，在他的牀沿上偷偷地坐下。他從暗地裏一眼望去，認出他就是梅克。

「你還要我替你做什麼呢？」哀克星諾夫問道：「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梅克默不作聲。哀克星諾夫從

床上坐起來，問道：「你究竟要什麼呢？快點去吧，不然我要叫衛兵來了！」

梅克卻更加靠近他，低聲說道：「意文梯·密加克呀！請你救救我吧！」

「這是爲的什麼呢？」哀克星諾夫問道。

「殺死那商人，又把刀放入你旅行袋裏的就是我。當時我本來也想把你殺死的，但是我聽見外邊有聲音，所以把那把刀放入你的袋裏，就從窗口一躍逃跑了。」

哀克星諾夫一躍不響，一時反而說不出話來了。梅克從牀沿跳下

來，雙膝跪在地上，哀求着說：「意文梯，赦免我吧！我在上帝的面上，赦免我吧！我現在去自首，把我怎樣把商人殺死的事說出來，使你得以釋放，安然回到故鄉去。」

「你倒說得輕鬆，」哀克星諾夫答道：「你不知道我已替你受了二十六年寒暑的痛苦了。現在我還能到那裏去呢？我的妻子或者早已死亡，我的孩子們也把我忘記了，我真個不知道到那裏去才好！」

梅克不肯立起來，不斷的在地上磕頭。「意文梯，赦免我吧！」

他仍舊哀求着。「在他們鞭打我的時候，我良心上的痛苦還比鞭子更

甚呢！然而你肯憐恤我，不願說出我的名字來。現在看在基督的面上，赦免我這個可憐的人吧！」他開始啜咽地哭了。哀克星諾夫看見他哭，也不禁心酸起來。

他開始答應他了；對他說道：「上帝肯赦免你的罪過，或者我還不及你呢。」說完，他自覺滿心快樂，而回家之念也立刻打消了。他不再想離開這裏，只待死神的到來。

梅克却不願哀克星諾夫怎樣對待他，還是在獄官面前招認了自己的罪狀。但是哀克星諾夫却在赦免令到來之前，早就魂歸天國了。

(一) 本事

披上雨衣，到高高的路上去。大雨下，如無數的銀顆，漫漫珠簾，撒沒了腳下的羣湖。

向西方，山在背後，前面是一片蒼冥。翻起了領子，拉起了大袖說：「空茫呵！」忘却了山濤嘩然。

一片空茫是難忘的記憶，當我只念及你，這世界遂狹小了。……

回想背書包遊湖的日子，黃昏將盡，葉子落在湖裡。

想輕車並列，吹口哨過幾樹濃蔭，輕輕哼起「本事」：

記得當時年紀小，我愛談天你愛笑，有一天並肩坐在桃樹下，

風在林梢鳥在叫……

(二) 雨天

沉默了很久，你說你怕別後會很寂寞，會很寂寞地過一個秋，又一個冬。

窗外，校園的雨驟急而寒冷，你說：「走校園吧！讓雨絲織上我們的記憶！」

不錯，雨很急很冷，夜已很深了，明日，明日又將漲滿園邊的羣湖了。

「和我說再會吧！」又在紙上寫着：「十年生死兩茫茫……」

淚水滴在紙上，又輕輕白語。

門虛掩着，你走入了茫茫途程。

(三) 山戀

轉眼南方就是雨季，塘水將漲過那一池蘆葦

撐着油紙傘遊山的日子，默念你口頭禪：「

到山上走走吧！我愛走高高的路！——

會相約於一個雨晨登高，掀起那一片山林。此刻，沒有不伴我在山中傾談一個下午，在山裡看雲聽雨是何等寂寞呀，我要回來寫信，告訴你我的遭逢。

暮色似醇酒，我從夜幕裡歸來，風大了，我檢出柚木盒子，拂去輕塵，你寫的幾首小詩也發黃了，還有一朵紫馨花，我突然間回到了我十六歲時那種溫柔與善感了。

欲回復如此的夜，燈下提筆的一刹那，宇宙遂變的狹小，當你寫「羅撒蒂」的詩句：

「在靜寂的夜裡請隨我來，去到一如輕語的夢中，再出現你溫柔的臉和眼光，明亮如同小溪上閃爍的秋陽。

歸去吧！頰上掛着點點淚光，呵！記憶、希望與不盡的愛。」

我的心太窄，容不下那麼多寂寞和痛苦，容不下那麼多孤獨的歲月。寂寞能使人思索成熟，我相信自己已成熟了。

露營的晚上

· 牧莊 ·

隊長在內，商量到石山巖下露營。因為大家都沒有異議，所以很快就通過了。

我們辦齊一切應用的東西；各人帶着一個布袋，在隊長的率領下，便浩浩蕩蕩出發了。

翻過兩個相當陡的山坡，向前一望，滿山遍野都是一片蒼鬱的樹林、野草和籐葛。那條曲折的小徑轉過山邊，直通到前面的山上去。好難行的一條路呀！胆小鬼老吳走在後面，神色有點猶疑；只是大家都不會注意到而已。

好容易爬上那個山頭，我們聽見了潺潺的流水聲，心裏就感到興奮，把爬山時辛苦的情形都

有人說過；如果你在某一個地方

遭遇到自己認為驚險或不平

凡的事情，就不能輕易忘記

。我也是這樣，當

我想起在石山巖下

守營那一夜的情景

，我就一直深深地

記在心裏。

那一天，我們

童軍部七個人，連

丟在腦後了。

到了溪邊，時間已將近中午，隊長吩咐兩個同學分頭找乾柴，預備做炊，其他的同學就去搭帳篷。

大家忙亂了一陣；打的打，拉的拉，營幕總算張起來了。靠近溪邊的一小塊樹蔭下的地方，是一片傾斜的嶙峋的石山，上面長滿了小樹和野草。

站在營地前望小溪，水從五六尺高的石壁上瀉落在下面的水潭中，潔白的水花和泡沫四面飛濺，然後穿過下流的亂石堆，彎彎曲曲向西南流去。

潭邊兩岸離地面高約一丈，水雖然很清涼；但望不到潭底。據說這兒的水是相當深的，而且潭底滿佈石塊。

我們草草的用過了午餐，太陽從樹葉遮不到的地方射到山溪上；空氣本來是清涼的，這時慢慢也轉熱了。除了老吳，大家都換上游泳褲，跑到山巖下的水潭游個痛快。

當我們正玩得高興時，太陽忽被一塊烏雲遮住了，接着風一陣陣的由山巖那邊吹來，樹木、野草以及我們的營幕被吹得搖曳起來，彷彿要被風捲走似的。

天陰暗下來，山頭樹木的響聲、溪水聲、雷聲，如千軍萬馬，湊成一片雄壯的呼嘯。隊長站在瀑布旁的岩石上，尖聲大叫着：「風！風！風！大家起身呀！」

我們也知道天氣驟變，只因為遊興未盡，不肯上岸。經隊長再三的催促，我們才快快地回到營帳去。

那是一場很大的風雨，我們幾個傢伙擠在那張狹小的營幕裏，如沙丁魚一般。一陣陣冷風從營帳的破隙處夾着細小的雨點吹進來；大家都縮起手脚，團團的生着，不發一言。

營帳不時被風掀起，又落下，雨點打在帆布上，得得地響着，外面是一片嘈雜聲。

糟糕，水流進營幕裏來了，地上濕漉漉的一片，我們只好站起身來。老陳、老李、老朱和我，商量着跑到營後的石山下，找個避雨的所在，隊長沒辦法，也只好答應，於是隊長、老吳、老張三人留在營裏，我們四個都穿着游泳褲跑出去了。

穿過營後那片樹林，雨水從樹梢間不斷滴在我們身上，冷冰冰的。

我們跑出樹林，到了石山下，抬頭一望，好一座宏偉的石山，上面長着青苔，雜籐野草迎風搖曳。

我們在石頭上。走來走去，石頭是很滑的，老李差點滑落到山谷裏去，大家都替他捏把汗。好容易找到一塊凹進去的岩石，四個人受够了雨淋之苦，冷得牙齒格格打戰，不管好壞，都不約而同的躲到石頭下面去，一邊埋怨着自己為甚麼要出來露營。

灰黑色的天空忽然劃破一道亮光，接着雷聲轟然響起來，連山頭也彷彿震動了。真可怕，每個人心裏都籠罩着一層陰影。

我們畏縮地坐在那塊石頭上，抖索着嘴唇。這時，天空接連劃出好幾條金蛇，雷聲像一隻怒吼的野獸，震動着山岳。抬頭向山頭望去，那些突出的尖削的石塊，彷彿要震落下來。我們驚恐萬狀，尤其是老陳、老朱，嚇得臉色變白，立刻就回到營裏去。

於是，每個人帶着驚慌的心情，跑出石塊，又淋了一次雨，沒精打彩的回到營裏。

雨一直下到黃昏時候才停止，在這裏，天色暗得特別快，四週已經是黑黝黝的一片，只看得見天邊高高低低的山峯的輪廓。

我們縮着手臂走出營幕，望了望天空，還是一片死灰。上面山洪爆發，小溪在怒吼，洶湧的水，夾帶着黃泥，沖得岩石轟轟發響。

隊長吩咐大家升起一堆火，因為柴濕，點了

(下轉二十一頁)

無名橋

·唐牧·

我不能告訴你這橋的名字，實際上連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麼。

它並不寬闊，僅能通過一輛囉哩車而已；但橋身很長，多是用木板釘成的，除了橋身下面用鐵鋪的外，還有兩條粗大而長的鐵索，穿過橋沿的木柱，緊緊的連繫着，由這端到那端。

橋面的厚木板橫鋪在鐵條上，顯得高低不平；但很緊密。因為要適合囉哩的通過，在橫木上又加上兩條直的木板。

橋基是用粗大的沈木的椿，一邊有四道主幹和許多支柱，支持着整座橋身。別看它是木頭築成的，却甚是堅固。從橋上到河面，距離很高，兩岸的土地低窪，所以橋身就從另一端的土坡上延伸到這一邊的堤岸上；遠遠看去，中間顯得低些，像一道不很彎的弧線。

它是建立在鵝唼河上的，也是錫礦公司的傑作；但它是何時建立的，我可就不知道了，更沒法追查它的細底，而且，我認爲我根本不需要問這些。

橋的那一端的土坡上，是錫礦公司和鍊錫房，上面高高的矗立着一條烟肉，當提鍊錫沙的時候，站立在橋頭上，那鍊錫房裏的烟夾着一陣硫磺氣味，隨風薰過來，叫人感到無比的難受。橋的這端是一大片荒蕪的曠野和湖沼。從遠處眺望，那鹹芭柴建立的金山溝架，有潔白的沙

堤圍繞着。要是西北風吹來的話，你就會清徹的聽到那金山溝流下潺潺的水聲，彷彿是一場風雨將要到來似的。

我記不起是甚麼時候，與這條無名的木板橋發生很深厚的感情，憑着記憶的搜索，我終於記起我在小學裏的時候，因為家境貧寒的關係，脫離了學校的懷抱，而踏進了社會的門檻。

第一次走在它底身上，它就給我留下一個很好的印象；鵝唼河的兩岸，尤其是在這橋下一帶，都長滿了蘆葦叢，輕風吹過，蘆葦叢發出一陣悉悉索索的聲音。橋下沒有亂石堆，鵝唼河底的水是平靜清澈的，像一個沉睡的巨人，無聲的蠕臥在陽光下。

難道鵝唼河就沒有活潑、激動的時候？當下過一場大雨，鵝唼河的水爆發了、黃濁的，喘急的流過無名橋下，沖擊着橋基，泛濺了兩岸的香蕉芭、蘆葦叢，發出怒吼。一連串的枯枝，樹籐，從上流沖捲下來，被橋基阻擋着；橋下再也不平靜了，它陪着遠處金山溝的水聲，奏着一支雄壯的歌。

當你佇立在無名橋頭，眼前就會感到無限的開朗，心情也感到無限

限的輕鬆。隔岸錫礦公司上面的白色的樓房，就是中華中學，莊嚴的矗立在椰叢中。有時金山溝的水聲不再傳來，那朗朗的誦讀聲就飄過芭蕉叢，傳到這邊空虛的曠野上，也傳到無名橋上；可惜的是，我却不能踏上它底懷抱，跟那以前由小學踏入中學的朋友們在一起了。

我記得曾有一個在那間中學讀書的朋友，第一次從這條無名橋上走過，失足跌倒了，橋上僅有一條鐵索的欄杆，擋不住他的身軀，整個人就像陀螺似的滾到河裏去，擦傷了皮膚。從此，他就一口咬定這條無名橋定有鬼魂存在。然而別的人走上千百次也不會摔下河去。

每天，笨重的囉哩車帶着礦場裏運載出來的沙石，從橋上輾過，那些脫釘的木板隆隆地跳動起來，發出很大的聲響。如果你還沒有到過這兒的話，說不定你會擔心橋會折斷哩！

夜晚，無名橋是寂靜的，除了夜蟲在河的兩岸幽幽的鳴叫外，礦場上連一個人也沒有了。只有在開工的日子，可以看到金山溝上的燈火，連串的發着光，照耀着黝黑的曠野。

呵！無名橋，它日日夜夜的負起沉重的任務，忍受着，默默的忍受着風雨的吹打；多少年來，它堅強的鋪在河上，使兩岸的居民得到來往的便利。

原諒我，無名橋，原諒我這只讀過六年書的人，不能爲你寫下更美麗的詩篇，來歌頌你的堅強和偉大，我只能在此向你祝福一聲，明天你又將迎接那燦爛的朝陽！

把蕉風的優點告訴你的朋友，
把蕉風的缺點告訴蕉風編者。

開門見山的怡保

· 方 林 ·

處處都是山，可算是怡保的特色。只要你步出斗室，站在空曠的地方環顧一番，你會覺得這不大不小的市鎮，正被葱鬱挺秀、綿延起伏的崗巒三面環抱着。假如你住在怡保郊外，大門不是向南開的話，青山便是天然的屏風，你是有一「開門見山」之感的。在怡保所能見到的山，除了東部的主幹山脈和西部的吉里丹山脈是土山外，其他都是些不高的石灰質的小山，有綿延十多里的，也有獨樹一幟，孤零零地屹立在平地上，帶着幾分驕傲氣概的。因為山是石灰岩所構成，久經風雨的侵溶，所以到處怪石撐空，岩洞很多，造成怡保獨有的旖旎風光。

怡保的名勝和山都有密切的關係，聞名星馬的三洞——那就是以環境幽雅，佛燄輝煌，香火鼎盛見稱的三保洞；以怪石嶙峋，石壁巉巖，氣象雄偉見稱的南天洞；和那以其瑰麗壁畫，名家詩文，有「南島熾煌」之稱的吡叻洞。它們都是座落在那些石灰質小山的懷裏。來怡保不遊「三名洞」，正如去星洲不遊「三世界」一樣的使人遺憾！

除此以外，郊外還有形形色色利用岩洞築成的寺廟，它們各依山勢洞形而建，七分自然再加三分人工的修葺，梵宇樓閣便精巧地嵌在險峻絕壁的隙縫間，雖未達到有被白雲繚繞的高度，但在霧氣重的早上，迷濛的白半山峭壁隙縫裏廟宇的輪廓，像神話裏的仙宮，令人不禁羨慕生活在其上的道士們。這時，木魚鐺鐺，梵鐘鐺鐺，再加上道士們喃喃的誦禱聲，從上播出，散漫在清靜的空間，是那麼

和諧與安詳。此情此景，足以滌瀟胸懷，一切名利俗念全消，而有身不在塵世之感！

西部的吉里丹山（俗稱升旗山）却獨具一格，與眾不同，它不僅沒有奇岩怪洞，更沒有梵樓廟宇或古蹟；但却是爬山者和野餐的樂園。因為這裏有一條六里長的柏油路從山脚蜿蜒而至山頂的電台，可供爬山遊樂者享用。一路上盡是蒼勁的熱帶喬木和茂密的雜草，上得山來，涼風習習，虫聲並起，有如世外林園。峯迴路轉，到了半山「迦迦」瀑布，即可聽到它那雄壯的歌聲；水花在陽光下飛濺，附近是一片小平原，可供遊玩。這裏有山有水，難怪是野餐者的樂園了。爬山的健兒們，不管他是第一次上來的，還是熟途老馬，到了這兒，總被這美景所吸引，逗留休息片刻，再繼續前進。到了峯頂，他們便像征服了世界最高峯似地快樂，振臂高呼或引吭高歌，俯看腳下的「近打谷」是一個大的「V」字形，那幾座石灰質的小山，疏落地蟠伏着，變得渺小了，再看那些平時碧澄澄，深不可測，有點駭人的廢礦湖，如今如一面綠色小鏡子似的，東一塊，西一塊，煞是好看。望望平時車馬如龍的市區，也只是模糊的一堆堆灰色的建築，人沒有了，車也沒有了！孔子說：「登泰山而小天下，」那麼登過吉里丹山的人倒有登吉里丹山而小「近打」了。轉臉向西俯瞰，只見蒼茫的樹海，有些頂上還開花呢！一陣微風吹來，拂散你的頭髮，浮雲偶爾從身邊飄過，假使你是詩人，想起了孫中山先生的一首五絕詩：「身高殊不覺，四顧乃無峯；但有浮雲度，時時一盪胸。」這是何等的氣概！

在清晨或黃昏，漫步郊外看山景，是另有一番風味的。清晨，當太陽還躲在山後，東部青翠的主幹山脈背後，是一片顏色逐漸加深的紅光在擴展。西面的吉里丹山峯白霧在它腰際纏了一條銀帶，半截的峯巒浮在空中，如大海中的綠島。當太陽露出面龐，最先接受它撫摸的，是那矗立吉里丹之巔的鐘塔，在閃閃地發光。這時圍繞在山腰的朝霧漸漸消散，山上的綠林被朝陽撒下一片金光。黃昏時分，太陽沒入吉里丹山脈的背後，這時，如果你走近打河堤小坐，把眼光從舊街場的舊屋脊移上，晚霞正從山背燃起，燒紅了大半塊青天。那座在加冕公園右隣の石灰質矮山，被人鑿去石頭的一片光禿禿的峭壁正在夕照下紅紫着臉，似乎因被人摧殘了容顏而發脾氣。然而回首望望東部的主幹主脈，却被夕嵐所包裹，變成淡藍色，漸漸地模糊了。不一會，夜神的灰幕已趁萬物不知不覺之間，輕輕地籠罩了一切，而怡保附近的美麗的青山，也宛如演了一幕戲後，躲入幕後去了。



自剖 (外一章)

· 林 雨 ·

多雨的六月，我有一顆沉悶的心；雨點，扼殺了一切睇睇！

仍得往沉默的國度流浪，而我的心腔是那麼包涵幾許憤怒之火的利刃？

示我以繁華的獨裁，弦歌的霸佔，三千年後歷史的恥辱；示我以孱弱的呼聲，可悲的嘆息，貧血的思想到處廉價兜售，以及被迫於絕境的稚氣，如此無餘地向我泛濫，而我冰冷若已死的火山！

夜雨，如幽靈淒戚的哭泣；子夜飄然如網罟。已固的恐懼，仍遣我不眠；聽完慵倦的故事，我已縮短與美的距離。

拔出寶劍吧！向青天宣誓，三千年後，此處必也有一座金字塔，巍峨地聳立！

頌 歌

夢？
雨，更綠了鮮苔；鮮苔，滑碎了幾許少年的

今宵，你的歌道出了我心底寂寞。

寂寞？有山的詞，有水的詩，有樹可對語，有星可互唱——將心靈投入靜的懷抱裏，把塵土洗滌乾淨。

縱時間的黑牙留深深的齒痕於世紀的臂上；生一刻，須一刻盡忠於生。懷一支銅簫，漂泊生

活的海洋，長記青山下的默約，你是山，我是水，你是月，我是星！

無負於年華，長遠的春天！

聖地之歌

· 汀 白 萍 ·

伯利恆呵
小土房依舊、馬槽依舊
在兩千年前一個靜默的夜晚
天上光芒四射
衆天使歌聲幽幽
聖嬰安詳地降生在馬槽裏

伯利恆呵
鶯聲依舊、花車依舊
橄欖樹輕舞綠油油的枝葉
翠玉般的青果盈盈欲墜
葡萄棚上結滿纍纍的小紫水晶球
戴野花冠的孩子在路上行走
女郎們汲水於黃昏的井畔
駱駝搖響著項鈴丁丁咚咚
驢子踏碎沙土上的夕陽
羊兒在野外低頭啃着黃花地丁
在這樣的日子應沒有憂鬱

耶路撒冷的聖殿
充滿讚歌、充滿聖靈
手持棕櫚葉的朝聖者高唱：
「阿里路亞！阿里路亞！」
如今教徒們雖仍高唱聖歌，
戰神却佔據了葡萄苑和橄欖園
昔日的靜穆如散入沙裏的水一樣無踪
啊，當基督的愛火燃盡草原和黃沙
我必隨着朝聖者的行列
在駱駝背上醉飲葡萄的血液
和天使們唱一曲聖詩……



塞勒德·聖的作所尼波家刻雕利大意是這
。心的者愛戀過穿簇箭枝一用在正他。像形的

(上接十六頁)

好久才燃起來。大家圍着火堆，一面將帶來的乾糧作了晚餐，一面烤火。

借着火光，我們玩了一些節目，看一看腕錶，已經是深夜十一點了。隊長宣佈散會，並叫老宋先守哨，老朱伸了伸舌頭，畏縮地搖搖頭說：「我守第二班好了。」

隊長埋怨地瞅了老朱一眼，說道：「叫你們守哨，你們就推三阻四……」

大家一聲不響，深怕隊長叫到自己，尤其是胆小鬼老吳，躲在一邊，不敢抬起頭來。隊長看了看他，忍不住笑起來，逗得大家也笑了。老吳漲紅了臉，很不好意思。

「王麗璞。」隊長對我說：「你的胆子大些，你來守第一班吧！」

幾個隊員立刻隨聲附和，我不好推卻，只好點頭，接着隊長叫老李守第三班，依次輪流下去。

隊長吩咐完畢，大家一哄回到帳幕裏去。只留下我坐在火堆旁的岩石上，望着火堆出神。

因為許久沒有添柴，不到一會，火光就慢慢低落，終於熄滅了，只見一堆發紅的炭火。

天上沒有雲，星兒微弱的眨着眼，下弦月也已爬上山頭，照在附近的山巒上，現出黑黝黝的一片林木，除了小溪潺潺的水聲外，四週是一片寧靜。

正在這時，小溪旁的野草忽然幌動起來，起初我不疑有他，後來草葉幌動的厲害了，而且慢慢向着我身邊移近。我忙掀亮手電筒。哦！我不覺叫出聲來。原來離開我一丈遠的野草上，橫着一條七八尺長的毒蛇，身上是一節一節黑黃色的花紋，頭很闊大，張開口，一條舌頭露了出來，在燈光下，雙眼發出一道陰森的寒光。牠看見我的火光，立刻將前半截身子仰起，四面探尋牠的目的物。我驚惶的忙熄了電筒，衝進營裏去。

「什麼事？」隊長還未睡，就這樣問道。我將遇蛇的情形說了，隊長忙叫醒所有剛睡的隊員。大家聽說有蛇，連忙爬起來，拿了早預備好的木棍，衝出營去。

那條蛇慢慢游到那堆熄了的火堆旁；淡淡的光照着那有花紋的身軀，牠彎曲的向我們營幕這邊游過來了，老陳首先丟了塊石頭，牠又仰起半截身子，向四面觀察。隊長擎着長棍，悄悄的走過去，對準牠的腦袋就是一下，牠縮下頭，棍打不着。牠顯然怒了，看準了隊長，向着他衝去。我在牠尾巴打了一棍，這一棍，解了隊長之圍；牠轉回頭，朝我這邊游來，我連忙跳開，老陳

布穀

· 華滋華斯 ·

啊，快樂的新客！我聽見了，
我聽見你，我歡欣：
啊，布穀，我說你是鳥呢，
還是個流浪的聲音？

當我躺在草地上的時候，
我聽見你變重的呼喚；
由一座山復到一座山前，
依稀裏似近還遠。

雖然你祇向日影花香的
喋喋不休地訴說，
我聽了却好像帶給我一
充滿神奇經歷的時。

春之寵兒！我再三歡迎，
儘管我心中的你
並非鳥，而是個無形的東西，

、老朱點起火把，老李、老張他們統統拾起石塊拋過去，隊長也趕上來，狠狠一棒。

蛇狂怒起來，在草叢中亂翻亂滾。見我們點起火把就追上來。我忽然想到長輩們說，這種蛇是會追火的，便叫他們把火熄滅，乘着月光，看見蛇停止了追逐，向小溪邊一叢濃密的野草游去，不久就消失在草叢裏了。

我們捏把汗，坐在岩石上喘氣。
那晚，大家都恐懼着蛇會再出現，不敢去睡，在岩石上待到天明。第二天，大家歸心似箭，便匆匆收拾東西，離開了石山巖。事後，大家提起那天夜裡的事，心裏還感到驚悸哩。

一個聲音，一個謎；

還記得我上學校的日子，
聽見你同樣的叫喚；
你使我向着草木和天空，
作過千百度的顧盼。

我時常穿過樹林和草地，
四下裏將你搜遍；
而你始終只在我想望中，
渴戀着，永遠看不見！

現在我還能傾聽着你；
躺在田野上傾聽，
直到你重新替我喚出
黃金的舊日光陰。

啊，幸福的鳥！我們步履的
大地一時又變做
一片空靈縹緲的仙境，
那才是你的住所！

新詩研究專輯

從詩的本質看新詩

·馬放·

在中國的全部文學遺產中，藏量最豐富和成就最輝煌的，無疑是詩了。它比起其他形式的文學來，真有天淵之別。中國的古詩所以能有這樣的成就，當然不是偶然之事。假如我們查一查中國古代社會對詩人是如何的崇敬，對詩是如何的重視，就可以得到這個答案了。由於古代人對於詩的重視，便把其他的文學形式加以貶抑，其中遭遇最慘酷的，要算小說了。我們現在不得不繼承貧乏無比的小說遺產，就是這種奇異現象所賜。我們只要想一想古代的小說家是屬於社會子那一流的賤民，就可以像想我們的詩格是如何地高了。

然而，非常不幸，自從新文學運動的催命鼓一響，我們的詩格就壽終正寢。而那些用白話文寫出來的新體詩，有人說它連叫化子唱的「蓮花落」也不如，因為「蓮花落」不但有節奏，還押了韻脚。後來，那些文學大師們在寫了幾首起示範作用的蹺脚新詩以後，自己看看不能登大雅之堂，馬上就打起退堂鼓來，以免一生英名掃地。在以後的三十多年之中，就讓許多小伙子來搞新詩，於是更亂作一團，好像「鐵公雞」裏的武打場面。只要你自以為你是個詩人，你就是詩人了。因為誰也找不出理由來反對你作詩人。（據說台灣目前就有五萬個詩人，詩人節開會時會堂容不下）。

從打出新文學運動的旗號到現在，四十一年已經過去了，然而沒有見到李白和杜甫出世，白居易和陶淵明也沒有，甚至連范成大也不見一個。讀者找不到一個可以崇拜的詩人，社會上沒有人知道中國是否有詩人存在。可是回過頭來看，又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如果中國有五千萬人識字，那末就有五千萬個詩人，除非他湊不起句來了。一個對新文學還有熱忱的人，在緬懷舊詩和瞻望新詩之餘，自不能不跌足三嘆。這種卑賤詩格的造成，實在有辱沒我們祖先的光榮。筆者願意不揣冒昧，來檢討一下新詩的弊病。

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新詩，從大體上說，叫作「自由體」，它的父親說來令人驚異，是個紅毛（西洋詩）。因此他正是以混血兒的地位，蟠據在我們的文壇上，稱王道霸，把我們自己的大好文學遺產，糟踐得一乾二淨。然而事情非常可

惡，在各種文學形式中，小說、戲劇和散文，要從一國文字翻譯成另一國的文字，並無多大困難。如果翻譯者的文學修養夠的話，可以譯得維妙維肖。只有詩這一文學形式，因為它有濃厚的音樂性和感情的質素，因此一經翻譯，便完全走樣。非但原來有音樂性的節奏和音調沒有了，連感情也不能原封留下。再者，中國的文字是單音字，西方都是複音字，從音韻上說，沒有可以借鏡的地方。而我們這些人，居然要拿西洋詩來作我們的藍本，這不是捨本逐末，緣木求魚嗎？

我們的單音文字，在別的文體上並不一定能表現它的長處，然而在寫詩的時候，就充份表現了傑出的優點——音樂性。不論是那一個人，只要他讀過古詩，他就不能不承認這一點。有些研究漢學有素的西方學者，也承認中國的古詩音韻，是世界上最優美的。然而很可惜，現代的詩人不常記得這件事。

現在，我們先來研究一下古詩的特點吧。在我們的古詩中，有三個明顯的特點：第一，字數上的限制。第二，平仄聲。第三，韻脚。在字數的限制上，我們可以研究出一個道理來，那就是為什麼除了最古的詩經一類的詩以外，古詩都是單數的五言和七言呢？假如我們能下點功夫，試作幾首六個字和八個字的詩句，就感到十分不順口，不管你如何拼湊也不行。因此，我們知道古人用五言和七言作詩完全是基於音樂性的理由。說到平仄聲，那就是音樂性的更進一步，正如樂譜裏的「裝飾音」和「花腔」一樣。我們只有照着規定的格律，才能出現完美的音樂性。最後一個特性是押韻，押韻在中國歷史，恐怕比萬里長城還要古老得多。在我們最古的詩經裏，就有許多詩是押韻了。說到以後的五言七言，幾乎毫無例外地押了韻，而且用字有相當嚴格的規定。而韻脚的產生，依然是為了加強音樂性。

從詩的音樂性上看，古代中外都是一致的。或或許是因爲詩來自最原始的歌唱，而歌唱就需要音韻來幫助。在西洋詩裏，絕大多數的詩都是有韻的，不過他們的押韻方法與我們稍有不同。他們有逐行押韻，隔行押韻和轉韻的區別。他

們有所謂五拍有韻詩，四拍有韻詩，抑揚格五拍詩這些名稱，可見無論中外，對於詩的要求大致一樣。他們雖然沒有平仄（複音文字不許可有平仄），所以要用拍數來彌補缺憾。那就是說，使每一句詩的節拍大致相等。西洋有一種無韻的詩，但寫這種詩的人不多。爲什麼呢？因爲這種詩沒有韻，所以在節奏上便特別嚴格，以補足在韻脚上所失去的東西。

從這幾點看，可見自古以來，在人類的心目中，詩就有一個特性，這個特性就是音樂。不管字數限制也好，平仄也好，節拍也好，抑揚格也好，韻也好，其爲音樂而存在則一。

自從我們運用新詩的體裁以後，我們已經把詩的特性一筆勾銷了，使我們的詩變成了無字數限制，無平仄和無韻的詩。當然，筆者並不認爲這些古老的東西不應拋棄，而是認爲在拋棄一切具有音樂性的東西以後，是否應該拿些東西來慎補，正如西方詩人在寫無韻詩的時候必須加強節奏一般。

在許多詩人和詩論家的意念中，都認爲詩是最接近音樂的文學體裁。在我們欣賞到詩裏面的感情之前，實際上已被它的音樂性所挑動。因此，一首缺乏音樂性的詩，正如一架無弦的琴，一個沒有鑰匙的保險箱，完全失去了它的價值。

那末，在不要字數限制，不要平仄，不要韻脚的情形下面，怎樣照顧音樂性呢？我以爲惟一的補救辦法，就是在節奏和字音上面下功夫。所謂節奏，就是當我們讀起來的時候，有一定的抑揚頓挫和時間上的間歇。要怎樣才能辦得到這一點呢？這就是靠新詩人對我們的語音的研究了。我們必須研究我們語言上的節奏，然後按照我們感情上的一種極自然的起伏，作細心的調節。使

它有節奏之美。（關於這一點，留待日後再論。）

也許有人要問這樣的一句話：「新詩是毫無約束，自由奔放的。而照你來說，不是連新詩也有約了束嗎？」那末，我只能像這樣回答他：「我很抱歉，因爲我覺得世界上的一切事理，沒有一件是沒有約束的。」譬如說，這個宇宙就給了一切星球以約束，永遠留在它自己的規道上。自然又給了一切生物以約束，使它長到一定的高度，以一定的方法繁殖下去。我們的社會和一切生活方式給我們以約束，誰也不能胡作妄爲。如果新詩沒有約束，那才是一個奇異的例外。我以爲一個人如果對音樂稍有知識，他就明白作曲是有許多規律和限制的。既然作曲應該有限制，爲什麼新詩就不能有限制呢？

我可以老實不客氣地說，拋棄我們的那些古詩的優良傳統，去領養一個混血兒的後果，就造成了目下詩格的卑賤；沒有受民間崇拜的詩人，沒有好詩，沒有出路。一切認爲自由詩就是任意鴉塗的人，決不是一個真正的詩人。我們得寄望於那些鳳毛麟角的虛心年青大聲疾呼地讓他們，注意——詩是音樂性的文學體裁。然後，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會有一個可讚揚的新詩人脫穎而出，成爲初學者的好榜樣。那認爲新詩是沒有約束的人，就讓他們在黑夜裏遠征好了，終有一天，他們就得承認藝術也有可通的軌跡。自古以來，不論是那一種藝術家，都是從痛苦的熬煉中得到成功的。如果你想隨便在紙上亂塗幾句就成爲詩人，藝術家還能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嗎？

足跡（外一章）

若賓

我到河流沼澤去追求幻想，
我到樹林蔭蔽處尋覓景色……
深信既有幽美誠實的人寰，
不會沒有幽美誠實的世界。
我到過如許沒有人跡的荒原野嶺，
爲了搜索前人足跡，日子飄落似黃葉；
我已繼續上了唱着歌的大自然少女
請歇脚吧！我的青春——最光輝的時刻。

荒夜

晨光催醒了童年的甜夢，
夕陽却使青年的愛情逐漸褪色，
希望和理想隨即飄散在薄暮裏，
孤獨的生命跨過黑暗的境界。
於是生命失去原有的光彩，
寂寞的嘆息在荒夜裏散發迴響；
沒有曲譜的歌在樂章上不留痕跡，
美麗的詩行間不過是填滿庸俗的咒語。



傑的尙薩是「人的帽藍藍」
以所，苟不筆一時畫繪者作。作
。「畫樂建」爲稱被

給一個青年詩人的信

·黎爾克·

黎爾克 (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 是奧大利大詩人，也是自歌德以來的日耳曼文學大詩人。他一生中寫過許多詩集和傳記小說。其中已經譯成中文的有「時間的書」，「新詩集」和「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四封信」。其中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四封信，是很著名的文獻。本文就是其中的一封信。

親愛的先生：

你的信剛轉到我這裏沒有多久。我先要對你信中對我所表現的可貴的，深厚的信任表示謝意。除此以外，我可以說無能為力。我不能討論你的詩的作風，因為一切批評的企圖對我都是如此的陌生。而且在瞭解一件藝術作品時，再也沒有比批評的文學更隔膜的了，它們早晚總會造成或多或少不幸的誤解。世界上的事物，並不像人們所希望我們相信的那樣，可以把握得住和說得出來。差不多所有事物都是不落言詮的，而且完成在一個語言所不能達到的境界中。可是比一切更不可言傳的是藝術作品；它們靜默的存在，和我們永遠在消逝的生命相形之下，却有它無限的生命。說了以上這些話之後，我所能講的只是：你的詩並沒有你自己的特質。當然從它們中也可以看出一個向個性發展的種子來，雖然這種傾向是微弱的，潛伏着的。對這一點，我感覺得最清楚的是你末一首詩：「我的靈魂」。在這首詩中，有一種屬於你所特有的東西，正在找尋出路和形式。而在那首美麗的詩的「給里奧派蒂」中，也洋溢着一種同那偉大而寂寞的詩人的精神上的契合。即使如此，你的詩仍舊沒有自己的生命，和獨立性，連那末一首詩和「給里奧派蒂」也在內。我讀你的詩的時候，總覺得有一種欠缺，雖然我不能指出你欠缺的究竟是什麼，可是你隨詩一同寄來的寶貴的信，却把這欠缺給我無形中說明了。

你問我你的詩好不好。你以前已經問過別人。你把它們投稿到各雜誌去。你拿它們來和別的詩比較，在你的作品被退回時，你就非常不安。那麼（因為你允許我向你提出意見）我請你把這一切都拋棄。你的注意力已經轉向外面的世界；這是你現在最不應該做的事。沒有人能夠給你或勸告

幫助。唯一的路就是；走向你自己的內心，尋找你必需寫作的理由，看看它是否在它的心的深處生根。然後問你自己：你是否會為了不能寫作而死？最重要的是：在夜間最靜的時刻，問你自己：「我是不是非寫不可？」從你自己的心中心去挖掘最深的回答。假如這答案是正面的，假如你能以堅決和簡單的字眼：「我必須」來對付這嚴肅的問題，那麼你就應該根據這個需要而建築你的生活。即使你生活中最平凡，最空虛的時刻，都應該是這股創造力量的表現和證明。然後，你再去接近自然。就好像你是世界上第一個人似的，把你所看見的，體驗的，愛的，失去的事物嘗試着說出來。不要寫愛情詩。首先要避免那些流行的題材，因為它們最難寫。在這種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傳統裏的優良，有時甚至精美的品質，而除非一個詩人已經非常成熟，是很難在這種作品中表現他自己的。躲開這些大題目，以便接近你日常生活所能給你的。描寫你的悲哀，你的願望，來到你心上的感想，和你對於某一種美的信念。用一種親切的，寂靜的，謙虛的，摯誠來描寫這一切。為了表現你自己，盡量利用你所遇見的事物，你夢中的意象和回憶中的印象。假如你認為你日常的生活過於貧乏，不要責備它。應該責備的是你自己，因為你還不够是一個詩人，能夠將日常生活中的寶藏打開。對一個創作者，沒有一樣東西是貧乏的，也沒有一樣東西是漠不相關的。即使你關在一個監獄裏，獄牆把世界的喧鬧完全和你隔開，你不是仍舊永遠有着你的童年嗎？你不是仍舊有着這個珍貴的，富若帝皇的寶藏，這個回憶的珍庫？把你的心轉移到那方面去。然後嘗試整理你的過去中流逝的印象，重新給它們以形體。你的個性將漸漸凝固，你的寂寞也將擴充，在你不安定的時刻中，變成你的居室，把外間的喧鬧完全關在門外。假如你的詩是由你向內心的省察，由你自己的世界的深處產生，那麼你再也不會想去問別人，你的詩好不好。你也不會試讓雜誌社對你的作品發生興趣，因為你會把它們看做你與生俱來的一部份，就好像是你的生命和聲音的片段，珍貴非常。當一件藝術作品是由於一個需要所產生時，它一定是好的。決定一件藝術作品好壞的，是它的根源的性質。

所以，親愛的先生，除此以外，我也沒有別的意見可提；向你自己內心走去，探索你生命發源的深處，只有在那裏，你才可以找到這問題的答

案：你是否非創作不可？無論它怎麼說，你只有接受，而且不必深究為什麼。你也許告訴你，藝術在呼喚你。那麼你就接受這個命運，背負起這個沉重和偉大的責任來，根本不要去計較外界所能給你的報酬。因為創作者必須自己就是他完整的宇宙，可以在它自身和自身所聯接的自然中尋找一切。

也許經過這一番向你內心，向寂寞的探索之後，你決定放棄做一個詩人。（照我看來，假如有人感覺到一個人可以成爲一百個大胆的革新者，



這幅有一隻小羊靜靜地憩息
 膝上蓋的女名，安·妮絲。
 安·德烈·爾·塞都所繪。

他的話是有爲而發，總不免有矯枉過正之處；否則我們很可能發現失之過偏的反應是我們自己。總之，細讀這篇序和柯勒瑞基在他「文學傳記」中有關這篇序的評論，應該是每個研究英國文學者的最好的訓練之一。）

我還應該對你說些甚麼呢？我以為一切都應該本其當然；歸根結底，我也只能這樣勸告你，靜靜地嚴肅地從你的發展中生長出來；如果你不向外面看，不從外面等待回答，你便不會傷害你的發展。你要明白，你的問題只是你最深的情感在你最妙的時刻裏所能回答的。

我很高興，在你的信中見到了荷拉捷克教授的名字；我對於這位親愛的學者懷着很大的敬意和歷久不渝的感激。請你替我向他表示敬意；他至今還記得我，我實在引以爲榮。

你盛意寄給我的詩，現在我奉還給你。我再三感謝你對我的信賴與忠誠；我本來是個陌生人，不能對你有所幫助，但我要由於這封本着良知而寫的忠實的回信，報答你的信賴於萬一。

雷諾·馬利亞·黎爾克

一九〇三、二十八，巴黎



上輪渡城在

·林蕙·

我倚靠着渡輪的欄杆，
 欣賞這誘人的海峽風光：
 晴空抹上蔚藍的色彩，
 海岸伸長到遙遠的天邊。

海鷗飛翔在綠波上，
 是那麼青春活潑和倜儻；
 巨型的輪船聚集在海岸旁，
 舢舨把貨物運下又載上；
 遠處點綴着點點歸帆，
 船中滿載的是漁人的血汗。

美麗而雄偉的升旗山，
 靜靜地躺在板椰嶼上；
 喬治市的建築物和車輛，
 都隨着渡輪在眼中擴張。



這是英國十八世紀大畫家根斯波
 所繪的神態活現的畫像。



新詩的途

——論詩的亮以林家論詩名自摘——

「在中國寫新詩的人，像安諾德所說的一樣，正處在兩個世界的中間：一個是死去了，另一個還沒有力量生長出來。中國兩千年的舊詩傳統在四十年前結束了，而那些從西方搬過來的詩，却又證明全盤失敗。這些將西洋詩的錯誤，搬到中國來的人，犯了一個基本的錯誤，那就是他們根本忽略了中國文學的特殊性、構造性和音樂性。而新詩無論怎樣新，不能不用中國文字來作工具。」

新詩在今日所面臨的基本問題，大體上仍和五四時代相同。寫新詩和讀新詩的人，對新體詩始終沒有一個清楚的概念，也不知道應該從那一方面着手。結果寫的人固然是毫無把握地盲目摸索，讀的人更不能產生信心。這種混亂的局面，五四時代已經存在，到今天還是如此……

新詩最爲人所詬病的，就是它沒有固定的形式。或稱「自由詩」……照愛略脫的說法，連爭辯的餘地都沒有，因它號召自由。而在藝術中，根本就沒有自由那回事。爲了解除束縛，詩的嚴謹的形式也在拋棄之列。這種傾向發展到了極點，就成了自由詩。自由詩最大的問題，是我們不能從正面來講它、解釋它或形容它。我們只能從反面來給它下定義：●沒有固定的結構；●沒有固定的節奏；●沒有韻。在剝奪了這些限制之後，詩人的困難反而只有增加。形式彷彿是詩人與讀者之間的一架共同橋樑，拆去之後，一切傳達的責任，都落到作者身上了……

在中國，自由詩的出現，是一件最自然不過的事……大家誤以爲從舊詩中解放出來的結果，就是自由詩。大家誤以爲自由詩最容易寫，以致有很多不是詩人，不會寫，也沒有資格寫的人，都來參功寫詩，造成了中國有史以來詩格最卑下的現象，而詩也從來沒有受人這樣輕視過……

蕉風對新詩創作所採的立場

· 者 編 ·

在四月份某一天的南方晚報上，杜薩先生寫了一篇「新詩拉雜談」的文章。這篇批評文章的態度很好，立論也頗有衛道者的精神，可惜當筆者看到的時候，已經是連續的第二篇，第一篇却遍找不得。由於這篇文章上曾經提到過「蕉風派」的詩，所以也來說幾句話，以表明蕉風對新詩創作的立場。

蕉風對於一切文學創作，都抱着一個同樣的概念，那就是：我們的新文學還在一個初創時期，沒有值得大書而特書的文學作品。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作爲一份文藝刊物，它的惟一的任務就是鼓勵所有的人去嘗試，縱然是失敗的機會多於成功，然而却不得不如此。基於這個原因，蕉風勢必在較爲幼稚落後的新詩上，多加一點助力。而過去的表演，就是由這個基礎上產生的。我們大家都承認，沒有一個正在勇敢地嘗試的青年詩人，能像小說、散文和戲劇一般得着一個可資借鏡的前輩作家。他們大體上都要在摸索中創造，接受失敗的苦果。因爲除非他們從新詩的形式和內容上趕過一切前輩新詩作家，否則不會受到廣泛的讚揚和歡迎。因此我們對於勇於嘗試的青年詩人，只能給予同情和鼓勵，而不是嘲笑和打擊。杜薩先生提出的那首把句子拆得雞零狗碎的詩，認爲是今日的青年所造成的惡劣傾向。然而事實並不如此，那些始作俑者並不是青年，而是三十前早就存在的了。在二十年前的「七月」和「文藝陣線」裏，就充滿了這種形式的詩。甚至到了現在，還有些以詩寫得多而著名的詩人還在那裏寫這一類的詩。爲了使青年詩人對新詩有更多的認識起見，我們決定出這個新詩專輯。我們只希望文壇巨子踴躍發表意見，而不問見解是否南轅北轍。

千頭萬緒話新詩

● 林 音 ●

自從「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中國的新文學在許多方面都有相當的成就；今日的小說、散文、戲劇，不但都較新文學運動初期進步，而且，都有非常光明的前途。可是，在這文學中居首位的詩，却一直在走崎嶇彎曲的道路，不僅是前途茫茫，而且，它雖然是跑了四十年的路，却仍離開出發點不遠。這種可悲的現象，並不是到今日才為一般人所發現，事實上，自新文學運動以來，新詩就一直被目為新文學中最弱的一環，也因此，新詩的文學價值被一般人低貶，從文學中最初的一位退到最後的一位，甚至還有許多博學之士竟倡議把新詩連根拔掉，要寫詩的人乾脆寫舊詩好了。到今日，新詩存廢的問題，仍常被熱烈地提出來。為甚麼新詩會遭受鄙視？為甚麼大家不非議新文學的其他作品，而單單反對新詩的存在呢？新詩究竟是應存應廢呢？我想，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我們來討論的。

我們先來討論第一個問題：新詩為甚麼會被人鄙視？

在未討論這個問題之先，我首先要聲明一下，在這裏，我絕無意對任何人作人身的攻擊；但，我不得不在這裏提出，新詩遭人鄙視的原因是許多寫詩的人，質素太差。翻看今日詩壇上的作品，我們可以發現大多數詩作者不但是思想貧乏、學識膚淺，而且是連簡單的句子也寫不通的。我記得曾有人提出後面的事實時，我們的詩作者不但不謙虛認錯，竟然還厚着脸皮說：「詩有詩的文法，與普通的文章不同！」天啊！他們把讀者都當作三歲的小娃娃，可以隨便哄騙的。是的，詩有詩的方法，但，不至於寫連不通的句子也是符合於「詩的文法」的吧？我還記得前不久，有一位作者批評某名「詩人」的用字不當，我們的大「詩人」居然說出相當漂亮的話來擋箭，他說：「新詩不但要形式新、思想新，而且，用字也要新！」你看吧，我們的「詩人」不但素質差，而且，還不肯謙虛學習，你說新詩怎會產生好的作品來？怎麼會不受人的鄙視？

新詩欠缺完美的形式，是受人鄙視的第二個原因。有人說新詩根本就

不需要形式，這簡直是謬論！每一種文學作品都有他的形式的，詩自不能例外。試問新詩若無形式，誰知道它是詩還是散文？有些詩人竟好高騖遠地說：「新詩要不斷求新，形式也要不斷求新！」這口號叫得頗響亮。形式為甚麼要不斷求新呢？我想目的不外是希望追求更完美的形式。如何求新呢？當然以固有的某些形式作基礎，然後求新，求改善。可是，試看目前我們的新詩，一直就沒有確定的形式。我認為當前的急務並不是「在不斷地創造新形式」，而是在為新詩確定一種形式。

含意晦澀、內容胡鬧是新詩受人鄙視的第三個原因。記得當年李金髮寫象徵派的詩時，曾被人攻擊，理由就是「含意晦澀、內容胡鬧。」但依我現在看來，李金髮的詩若與今日我們的「詩人」們的作品比起來，確有小巫見大巫之別。李金髮的詩，事實上並不難懂，因為他寫的畢竟是正宗的象徵派作品。可是，現代的許多「詩人」的「詩」，實在看不出道理來，可真正說它是「胡鬧」。最近，有些「詩人」在港台針對了各方的指責，振振有詞地說：「我們恥於把新詩和流行歌曲相提並論。」而且，還十分尖銳地提出：「新詩不應大衆化！」明眼人都看得出來，許多「詩人」寫「含意晦澀、內容胡鬧」的詩，是因為他們拿不出真貨色，於是，便想出了「出奇制勝」的辦法來。誰不想自己的作品流傳民間？誰不願自己的作品為許多人所接受？假如，一首詩寫出來之後，只有作者一個人能欣賞，那又有什麼價值可言？

還有一件可悲的事是我們的「詩人」連詩的本質是什麼，也搞不清楚。詩是和音樂接近的，許多「詩人」也承認這一點，可是，當他們寫起詩來時，却又忽視了這一點，他們寫的詩毫無音樂之美，不講究音節，也不講究音韻。當然，新詩並不一定非要像舊詩那樣對音韻的限制十分嚴格，新詩也不一定非要被人朗誦或譜成歌的，但，對音樂上的美，却是不可忽視的。有些「詩人」竟荒謬絕倫，以為詩的本質是接近圖畫的，居然大寫起什

麼「立體詩」、「圖象詩」來。在這裏，舉出兩個例子來，給大家看看：

湖濱之山

綠色的一藍巴的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森林——鏡子

在這首「詩」中，有一條直線，我想那就是水平綫吧？水平綫上是山，山上有綠色的森林；水平綫下是湖，像一面藍色的鏡子，映着山和森林的影子。

Romance

有一卡車的

凸型面孔的

求婚者

追求一顆★

以光的速度

越過

越過

越過

越過

越過

越過

越過

越過

越過

越過

越過

越過

越過

越過

越過

越過

越過

越過

越過

越過

你看、「詩人」才盡的程度，已到無法用文字來表達自己的心意和情感了，居然用「★」符號來代表星星，以三個箭頭符號來表示光的速度，以一號鉛字的「山」來形容山的高度。多可悲啊！
上面的兩首「詩」，你說像詩嗎？你們一定說像圖畫，可是，它們又不及圖畫那麼能表達情景。

現在，讓我們來討論新詩存廢的問題吧！

當這個問題被提出來時，各方面討論得十分踴躍。主張廢除新詩，恢復舊詩的一羣，提出了下列的理由：（一）舊詩有固定的形式。（二）舊詩極注意文字的音韻。（三）舊詩用字簡潔。他們認為舊詩一樣可以用白話來寫，譬如鄭板橋的詩、李白的詩，都是十分淺白易懂，所以，他們肯定地說，寫淺白易懂的舊詩總是比現在的新詩好。他們固然說得頗有道理，但是，我却不大贊同這個詩壇復古的運動。新詩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因為現代人有現代人的情感，現代人有現代的思想，現代人有現代的表達情感方式；其他的文學作品有新形式新內容的必要，詩人當然也是一樣。問題是在於我們應如何為新詩創造一個完美的形式，如何提高新詩的素質。當然，要想達到這兩個目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一日兩日可以完成的。我認為目前我們應先努力的是：

一、創立健全的新詩理論——目前，我們幾乎無法找到一本完整的、有系統的詩論；報刊上雖常有詩論發表，但，那些詩論作者大都是看了一段西洋什麼有關詩的文章後，自己還沒有消化，便生硬地搬過來，於是，文中出現許多矛盾和不能自圓其說的地方，形成了新詩理論界一大混亂，使初學寫詩的人不知何適何從，有的竟因此走上了歧途。所以，有關新詩的一套健全的理論實有待吾人去努力創立。

二、詩人應充實自己、謙虛學習——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的「詩人」們自卑感太盛，還是態度傲慢。他們常常寫了一些不很像樣的「詩」後，便自吹自擂。若有人提出批評，就漲紅了臉孔，不是漫罵對方，便是搬出許多似是而非的理由來掩飾非節過。假如這種情形不改變的話，新詩的前途悲矣！事實上，目前在從事新詩寫作的「詩人」，只有極少數的幾個具有「詩人」的條件，其他的在思想上、寫作上都是十分幼稚的，大家實在應該謙虛學習、努力充實自己。

新詩的前途雖崎嶇難行，但，只要愛好新詩的朋友肯斬荆披棘，努力前行，有一天，新詩壇會開出燦爛的花朵來。可是，如果新詩工作者，不能深自反省，改變目前的不良態度，那麼，新詩的前途不但悲觀，而很可能有一天，真的會被人連根拔掉，不復存在於文壇上。

發表意見！

歡迎星馬作家對新詩

公開的覆信

· 編者 ·

思騁先生：
來信拜讀，你對我過獎了，我自慚担当不起。我承認我是一個極其愚笨甚至缺乏天才的人，這是確實的事。對於寫作，我雖然沒有動力的學習，但斷斷續續的塗抹到現在，計算起來也有相當的時間了。不過這是這麼幼稚淺陋，常常遭到退稿的命運。而環顧一般與我同時學寫的朋儕，有的已出版了書，有的雖然還沒有嘗過出書的滋味，不過他們至少也能在一些大報的副刊上露面，真使我相形見拙，說起來也够慚愧。

拙作「橡林裡的夜聲」，原是正月時所寫的，因為橡林的自然景象是時時變換的：尤其是三月底的時候，膠林落葉了，景象的變換更顯著。為着適應時間，所以在上個月，我特地花了兩晚的時間將原來的段落重新整理，而且補充了一些新材料，約有四千五百字。沒想騰寫後，蕉風也隨着出版了。規定用四千字以內的文章。我一時懶惰沒有再改，在惶恐中寄出了，現在惟有待先生教正，倘若有刪節的必要。多謝先生的關懷，今後並希望先生不吝賜教。晚魯莽謹上。

魯莽筆友：我早就說過，蕉風的園地是青年朋友所公有的，編者只是個負責看守園圃的人。而現在，許多文字漂亮的青年作家都來了，背着鋤頭和鏟子來了。

先前，我很愚昧，滿以為要在星馬地區產生幾個響亮的青年作家，需要等待一個較久遠的日子。然而現在，大家睜開眼睛看看吧，蕉風有了很漂亮的青年作家，看來一點也不比名家遜色。在本期裏，你的「橡林裏的夜聲」，史靈的「驚魂的一夜」，麗磚的「妹妹下坡那天」，林方的「開門見山的怡保」，若賓的「足跡」和「荒夜」，都是够水準的作品。假如是在三十年前，即使第一流的作家也寫不出來。設若有人懷疑這句話，那末「中國文學大全」就是我們的証人。當然，你們的程度不無高下之分，但屬於有希望的青年作家則一。我相信只要短短的三兩年時間，你們就是星馬地區知名的青年作家了。你似乎羨慕出過單行本的作家，但我以為當出版界充滿文學創作的垃圾堆和濫竽充數的時候，不必為出版單行本而煩惱。等到你寫滿五十篇像「橡林裏的夜聲」那樣的作品時，有誰能拒絕出你的集子呢？這正如種籽要發芽茁長，洪水要沖向大海一般無可阻擋。但不要忘记：天才長明，堅持，最後，原諒我公開我們的信。

林松文友：你的散文寫得很好，不過我以為你要好好替自己取一個筆名才對。我們知道筆名是一個作家的標誌，要永遠用下去的。如果你的成就傑出的話，那末這個名字就會流傳下去。雖然無論甚麼筆名都可以作一個人的標誌，可是使讀者覺得這個名字嚴肅也是重要的。甚麼「仔」，甚麼「居士」，之類，甚麼「居士」，之類，甚麼「居士」，之類，難免使人有把文學看成兒戲的感覺。所以我希望趁著你的名字還未被人廣泛認識的時候，好好考慮一下

這是沙琴所作的宗教畫，所繪的是先知何西阿的像



蕉風月刊

第九十四期

一九六〇年八月號

出版者：

蕉風雜誌社

電話：五九五八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電話：五九五八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八九九〇

709, 7th Fl., Y. L. Lee Buildings, Mountbatten Road, K. L.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he Chao Hoon Monthly

No. 94, August 1960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零售：每冊叻幣三角
 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